

海上夫人

書 叢 學 文

人 夫 上 海

著 生 卜 易 威 挪

譯 初 熙 揚

社 學 共

1920

引言

易卜生著娜拉 (A Doll's House) 曾經被翻譯登載新青年。羣鬼 (Ghosts) 曾經被翻譯登載新潮。和海上夫人 (The Lady from the Sea) 都是討論婚姻問題的名劇。前二者描寫舊式婚姻的不幸，苦惱，和種種可怕悲慘的情節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如大夢之中忽聞宣天號鼓，飽吃一驚，猛醒過來。後者是一喜劇，說明婚姻的幸福和意味，必得經過正當的程歷，可以說是易氏對於婚姻的見解。大凡結婚必先要懂得婚姻是甚麼回事？並且要問我爲甚麼要結婚？結婚是我自己的事嗎？或是旁人的事？假如有了結婚的對手，又要自己問自己，我爲甚麼要同這人結婚，不同別人結婚呢？把這些問題解決清楚，然後結婚，就可以有幸福的希望；如其不然，必定陷於苦惱生活。

易氏海上夫人敘述一個年青女子名叫艾梨姐的，因爲他的父親死了，無人依靠，後來有個老頭名叫范格爾的向他求婚，他以爲有個安身之地，總

比孤單單一個人沒依沒靠的好，就矇矓的允許了他。等到過門之後，她找出來她只是個吃閒飯的人，一切家務都是由范格爾自家和他的兩個女兒料理；他想去參與，可是范格爾不許可，范格爾的意思，以為如此疼卹她，是頂好的待遇，可以博她的歡心；范格爾雖然懷着好意，殊不知艾梨姐吃飯不管事，覺得這宗生活太無趣味，於是鬱鬱不樂，每天都到海上去洗澡，消遣愁悶。范格爾見她如此，一天比一天擔憂，想盡方法使她復原，終歸無效。艾梨姐既不能分享他們的生活，自己去找一個新生活——即是每天到海上去洗澡，反被她的丈夫看待成一個病人；因此精神上越加痛苦，胡思亂想，如何才能另尋別的生活，於是想到她從前丟棄的情人，或許同他去可以得着理想的新生活。易氏於此，即暗示姻婚是兩性共同的生活，不是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。各願各的生活，不能互相分享。艾梨姐與范格爾結婚，不是由她的自由意志，她與拋棄的情人定婚，也不是由她的自由意志。她既與范格爾結婚，却

不願同他一塊住，她對於那個陌生人自然也不願意同他去，所以她對於范格爾所說的話，怪誕不經，完全是敷衍。唐塞後來陌生人要求她憑她的自由意志同他去，她聽了憑自由意志的話，越覺得不能不要求她的丈夫放她自由，許可她憑她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自由選擇。易氏於此，即暗示結婚須憑着自家的自由意志，自由選擇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和情人及其他的引誘都不是結婚的條件。後來他的丈夫既然許可她完全自由，任隨她自己自由選擇，她覺得她同范格爾的愛情雖然深厚，可是她不能分享他的生活，至於陌生人只是一味可怕，所以她遲疑不決，究竟不知選擇那一個才好。等聽見到范格爾還要自己擔負責任的話，就覺得她從前的行爲，都是不負責任，只要自己負責任，自然能得參與他們的生活。易氏於此，又暗示結婚須自家擔負責任，結婚是我自己的事，不是旁人的事，是兩姓共同負責的事，不單是女性或男性一邊的事。

總括言之，易氏海上夫人所給我們的教訓：第一就是姻婚是兩性共同生活，第二就是結婚須憑自由意志，第三就是結婚須自家擔負責任。大凡結婚不懂得這些教訓，不了解婚姻是甚麼回事，也不經過正當的程歷，那麼，便是矇矓的，無趣味的，奴隸的，娼妓的 婚姻。男的大權獨攬，自以為全智萬能；女的只是低頭聽命，老不管事，供她的丈夫驅遣，替她的丈夫生孩子。這宗情形，女的完全喪盡人格，男的未見有煞好處，真是危險可怕。

易氏傳略及他的思想和著作，新青年『易卜生號』記載詳細，茲不再述。譯者學淺，信手將自家對於本劇的見解寫在開首，作為引言，謬誤之處，在所不免，尚望海內君子不吝賜教，感謝感謝。

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日在北京

海上夫人

五幕的劇

登場人物

范格爾醫生 市鎮外科醫生

艾梨姐 他的續弦妻

博勒塔

希爾姐，小女兒
他的前妻所生的女兒

亞和模 教書先生

林格斯蘭

巴利斯特

一個陌生人

年青市民

遊歷家等等

海上夫人 第一幕

林 (在外面籬笆旁邊) 早晨好呀!

巴 (轉過身來) 唉——早晨好。(拉上旗子) 哦! 風把這旗子吹鼓起來了! (細

緊索子, 到畫架上動手繪畫) 我很願認識你, 先生——雖然我沒得着你的

喜歡——

林 你不是繪畫家嗎?

巴 一定是, 爲甚麼我不是繪畫家呢?

林 呀, 我知道你是。——你願意我進來待一會嗎?

巴 你是不是要看畫片一下?

林 是, 我極端的願意。

巴 哦, 現在尙且沒有畫起多少。可是請進來——歡迎極了。

林 多謝。(他由園門進來)

巴 (繪畫) 這是海灣的內部, 在小島的中間, 這就是我正在畫的地方。

林 是的，我見了。

巴 可是我尙未畫在片上。城裏沒有這樣東西，可以作個模型。

林 要有個人物嗎，是不是？

巴 是的，這兒前景巖石側邊，我想有個半死的女魚精躺着。

林 爲甚麼是半死？

巴 他從海裏走岔到這兒，隨後找不着出路。所以他在鹹水當中躺在這

兒，週身四體一寸一寸的死起下去，想來你可明白。

林 哦，就是這個意思嗎？

巴 這就是這所房子的女主人暗示我的。

林 當你畫完的時候，你叫這畫片甚麼名字？

巴 我想叫做『女魚精之結局。』

林 好極了。——你做出來的東西當真不錯。

困難的原故，團體散了，我們分處四方。

林 只有你留着嗎？

巴 我留着。並且我不必懊悔。你瞧，在那幾天人家出重資聘我當風景

畫師。

（博勒塔帶一把搖椅出來，放在走廊上。）

博 （向花園小屋子說話）希爾姐，——找一找，看你能不能替爹爹找出繡花

踏脚機來。

林 （走近走廊，鞠躬）早晨好呀，范小姐。

博 （在欄杆旁）呀，是你嗎，林先生？你早晨好，我有點兒事，對不起。（走進房子。）

巴 你認識這人家嗎？

林 稍微認識。我曾在別家碰見兩位小姐一二次。前回卜拉斯伯音樂

會奏樂的時候，我又曾經同范太太談過幾句。她告訴我可以來看他們。

巴 我告訴你一個方法——你應該用來接洽他們。

林 是的，我以爲會他們一下——我的意思就是特地來拜訪他們。若是我有辭可托——

巴 瞎說，——托甚麼辭——（朝左邊看出去。）完全是瞎鬧。（收拾他的東西。）

那支輪船已經靠碼頭了。我一定要回店裏去。或許有幾個新到的客人用得着我。老實對你說吧，我又做理髮生意，替人翦髮，或是烙髮。

林 你的本事真大。

巴 在這樣小地方，一個人定要做得慣幾種職業。倘若你要理髮的用品

——生髮油或是別的東西——你可以來找跳舞師巴利斯特。

林 跳舞師？——

巴 你若是我做音樂會的會長也可以。今晚我們在下拉斯伯開音樂

會。再會，再會。

(他帶着他的繪畫什物，由園門的左邊出去。)

(希爾妲抬轎子出來。博勒塔拿許多花。林格斯蘭從花園中向希

鞠躬。)

希 | (在欄杆旁，沒有答禮。) 博 | 姐姐說你今天衝進來。

林 | 是的，我可以隨便走進花園。

希 | 你今早晨在外面溜達麼？

林 | 沒有，——我今天走路不多。

希 | 那麼，你洗澡沒有？

林 | 洗了，我下水不多一會。我見令堂在那兒，她恰走進她的浴室。

希 | 她是誰？

林 | 令堂。

希 | 博 | 林 | 博 |

自然是的。(她放椅子在搖椅之前。)

(好像另提別樁事體。)你在碼頭上看見家父的船嗎?

是的,我見一支小划子,似乎要進海灣來。

那定是爹爹了。他出去看島上的病人。

(她整理桌上的東西。)

(站在走廊最低的一道砍子上。)噫,你的花這樣好看呀!

是的,你看他好看不好看?

漂亮極了。今天這個樣兒,府上似乎要請客。

不錯。

我再猜一猜。是不是令尊的生日?

(警告希爾姐) 噯——噯!

(不注意她。)不是,是母親的。

林 自然，——你母親的，是不是？

博 (低聲發怒的腔調) 現在，希爾姐！——

希 (同樣的腔調) 別管我！(向林) 我想你現在要回去吃午飯咯，是不是？

林 (走下砍子) 是的，我定要找點東西吃。

希 我敢說你在店裏必定吃得很好。

林 我現在不住店子了。店裏太花錢。

希 那麼，現在你住那兒呢？

林 我住在尹森太婆處。

希 那一個尹森太婆？

林 那個穩婆哩。

希 林先生，恕罪，我沒有功夫——

林 哦，我不應該說那個。

希 說甚麼？

林 方纔我所說的。

希 (不高趣的樣子，從頭到脚的瞧着他) 我簡直不懂你說甚麼。

林 不懂。好了，我們回頭見吧，小姐們。

博 (向前走到砍子邊) 再會，再會林先生。今天我們對不起，請你恕罪。——

可是旁的時候，你有空閒功夫——你高興的時節——我盼望你來看家父同

——同我們。

林 多謝。我將來真快樂極了。

(他鞠躬，由園門走出。當他順着外面的路，走到左邊的時候，再向走

廊鞠躬)

希 (低聲說) 請去了，莫斯約！我愛尹森老太婆，請代我致意。

博 (輕輕搖他的膀臂) 希爾姐——你這不懂事的小孩！你瘋了嗎？他可以聽

見你，一點兒不廢事。

希 呀——你以為我當心嗎？

博 (向右边看出去) 爹爹來了。

(范醫生穿旅行衣服，帶提包，由右邊順着路前來。)

范 喂，我回來了，小孩子們！(他由門進來。)

博 (走到花園中去接他) 哦，你來了，我很喜歡。

希 (也走下去接他) 今天的事情你現在辦完了沒有，爹爹？

范 沒有，我立刻就到手術室去一會——告訴我——亞和模到了沒有？

博 到了，他昨夜來的。我們打發人到店裏打聽去了。

范 那麼，你們尙且沒有見他嗎？

博 不見，可是今天上午，他一定要來。

范 是的，他自然要來。

希 | (拉他轉身。) 爹爹，現在你來看看布置何如。

范 | (向走廊一瞧。) 見着了，我的小孩，——這兒簡直是個慶賀的景象。

博 | 你以為我們擺布得不漂亮嗎？

范 | 你們做的，自然是好。——只——只是我們都在家裏嗎？

希 | 是的，她走——

博 | (趕快插嘴。) 媽媽正在洗澡。

范 | (和顏悅色的看着博) 並且拍他的頭。待一會他說。) 小孩們，看呀——你

們的意思，想擺設一個整天嗎？那旗子也讓他飛着，是不是？

希 | 你完全知道我們的意思，爹爹！

范 | 哼——是的。可是你們瞧——

博 | (朝他點頭，微笑。) 自然你知道這都是為迎接亞先生才擺設的。當這宗

老友初次來拜望你——

希 | (微笑，搖他的手。) 爹爹，你記一記——他是不是博 | 姐姐的老師？

范 | (淡笑。) 你們是一對小壞蟲——算了罷——無論如何，那是自然而然的嘍，

我們定要記着他；他哩，不同我們在一塊。可是如同——這兒來，希爾 | 姐。

(拿提包給她。) 這個一定要放在手術室去——不必，小孩們——我總不喜

歡這個——這宗慶賀的態度，我的意思。我們必得一年做一次，關於——算

了罷，一個人能說些甚麼？我想沒有別的方法來對付了。

希 | (帶着提包正經過花園朝左邊去，站住，轉過身來，指着。) 看那個人順着

路來了。我想一定是亞 | 先生。

博 | (朝同方面看去。) 他 | (笑。) 這才異想天開嘍！拿那個中年人當亞 | 先生。

范 | 待一會，小孩。我能擔保，我相信是他——對了，我能確定是他！

博 | (定看着，驚訝起來。) 對了，我相信是他！

(亞和模穿儉樸的晨衣，帶金絲眼鏡，攜一根輕巧的柺杖，由左邊路上

來。他似乎稍稍作工過度。他看見范氏家人在花園中，親親熱熱鞠一個躬，由門進來。

范 | (走去迎接他。) 歡迎，亞先生！你今天乍來從前常到的地方，我們誠懇歡迎！

亞 | 謝謝盛意，范大夫。十分不敢當。(他們握手並且一塊走過花園。) 小孩子們也在這兒哩！申出手來同他們握，望着他們。) 這兩位小姐我幾乎不能認識了。

范 | 不認識，我不敢說。

亞 | 當真的，——或者博小姐。——呢，我還可以有點兒認識他。

范 | 我想你不認識了。讓我想，自從你同她分手以後，到而今有八九年光景。那自然的嘍，自從那時以後，舍間必定有些變動。

亞 | (看着他。) 我就不是這樣說。除了樹木長大一點兒——你又在那兒砌

一個亭子！

范 不是，不是，你不過就外面而論。

亞 (笑) 現在你自然有兩個長大的女兒咯。

范 老實說吧，只有一個長大。

希 (細聲說) 聽爹爹說甚麼！

范 假如現在我們坐在走廊上。那兒一定比這兒涼快。來吧。

亞 謝謝你，范大夫。

(他們上砍子，范醫生抬搖椅送亞！)

范 請坐。你現在安安靜靜的坐下，好好歇一歇。你走了蠻遠的路，那個

樣兒有點儂。

亞 哦，並不要緊。我現在再到這兒！

博 (向范) 我們可以拿些蘇打水和菓汁到花園裏小屋子去嗎？再隔一會

這兒就熱得不能坐了。

范 對嘍，小孩們。蘇打水 and 菓汁。或許再拿點兒加格拉酒。

博 還要加格拉酒？

范 一點兒就穀了。無論甚麼人，也離不掉他。

博 是嘍。希爾姐，請你拿這提包到手術室去。

(博進花園中屋子，隨手關上門。希拿提包經過花園朝房子左邊去)

到後面去。

亞 (他瞧着希走) 何等漂亮的姑娘——他們長得何等漂亮！

范 (坐下) 呃，你當真這樣想嗎？

亞 博小姐真是驚人——希小姐也是一樣，爲那椿事體。——可是你自己，范大

夫——你願意一輩子在這兒住下去嗎？

范 是的，我想聽其自然，事情怎樣來就怎樣辦。我生在這兒，長在這兒，你

看見了的嘍。我的前妻在的時候，我們真是快樂，可是她老早就死了——她——亞先生，從前你在這兒的時候，你是知道的。

亞 | 不錯——不錯。

范 | 現在却有一個人來補她的缺，同我們相處，何等快樂，何等要好。我敢

說句大話，我的命運真好。

亞 | 你續弦後，沒有小孩嗎？

范 | 兩年——或者說兩年之前，我們生個小孩。可是不久就死了。他死的

時候，大概只活四五個月的光景。

亞 | 今天尊夫人不在家嗎？

范 | 她快回來了。她出外洗澡去。這一季她沒日不去洗澡，也不管氣候

怎麼樣。

亞 | 他的身體不好嗎？

范 | 不盡然；可是近兩年來，他有個奇怪的神經病——時而好時而歹，你知道的。我找不出來他有甚麼不合式的地方，可是他總喜歡到海上去。似乎不去他就不能過活了。

亞 | 你記起從前的事啦。

范 | (帶一個差不多看不出的笑。) 不錯，你從前在霞威克港外當教書先生的時候，就同艾梨姐認識。

亞 | 自然，她常常到牧師家裏去。並且我到燈塔上去找她的父親談話，大致總要會着她。

范 | 她自從不在那兒，心裏就有個深印像，你可以猜得出來。市鎮上的人總不明白究竟是甚麼原故。他們叫她做「海上夫人。」

亞 | 他們？

范 | 不錯。注意這兒——亞先生，請你對她講些過去的事情。我相信可以

安慰她一下。

亞 | (疑惑的樣子看着他) 你有甚麼特別的原故，才這樣着想？

范 | 是的，一定有些原故。

艾梨姐的聲音 (聽見在外面，花園的右邊) 你在那兒嗎，范格爾？

范 | (站起來) 是的，我在這兒。

(范太太從小亭旁邊樹林中來，披一件又大又輕的外套，濕淥淥的頭髮垂在兩肩。亞站起來。)

范 | (笑並且朝她伸出他的雙手去) 呀，女魚精來了！

艾 | (快快上走廊握着他的雙手) 謝天謝地，你平安回家來了！你幾時回來的？

范 | 方纔——幾分鐘之前。(指亞) 你沒有話向老相好說嗎？——

艾 | (申出手向亞) 你當真來了嗎？歡迎！恕罪，我沒在家——

亞 哦，莫說那話。請不必客氣——

范 今天水好嗎，涼不涼？

艾 涼！我不知道，這兒的水永遠不會涼——很溫和，很平靜。嚇！那海灣的水，

真是討厭。

亞 討厭？

艾 不錯，討厭。並且我相信他還要使人生病。

范 (笑) 就是海水洗澡地方的好供狀了。

亞 范太太，我寧可說你和海有特別的關係，一切事情，都同海關連。

艾 你說的對啦。我自己差不多也是這樣想。你知道女孩們鋪設這個

地方來迎接你嗎？

范 (局促貌) 哼！(看他的表) 我恐怕我一定要去——

亞 當真迎接我嗎？

艾 | 自然是的。我們每天都沒有這樣講究。——呀！這屋子裏好悶熱！走進花

園。來這兒！這兒稍微有點空氣呼吸。（她坐下坐亭子裏面。）

亞 | （走近她。）我現在敢說，這兒的空氣十分新鮮。

艾 | 不錯，你常常處在克里新利亞的悶空氣中。人家告訴我，夏天那兒

實在可怕。

范 | （他也走進花園。）親愛的艾梨姐，我要走了，你招呼我們的老朋友一會兒吧。

艾 | 你有事做嗎？

范 | 是的，我一定要到手術室去，並且我要換衣服。可是我不久——

亞 | （坐下在亭子裏面。）別忙，范大夫。尊夫人同我有法子混時候。

范 | 是的——我一定相信有。喂，我們暫時分手吧！

（他走出經過花園往左邊去。）

艾 | (稍須不響之後) 你以為這兒好坐嗎?

亞 | 我想自然很好。

艾 | 這個叫做我的消夏亭; 因為布置的人就是我。 或者寧可說是范格爾

| 使我歡喜。

亞 | 你常坐在這兒嗎?

艾 | 是的, 一天到晚我差不多都在這兒。

亞 | 我想同女孩們一塊?

艾 | 不, 女孩們——他們在走廊上。

亞 | 范格爾呢?

艾 | 哦, 范格爾走前走後的。 有時他同我一塊在這兒, 有時他走去同小孩

們一塊。

亞 | 這樣擺布是你的意思嗎, 是不是?

艾 | 我想就是這個擺布最合我們大家的式，使我們大家相安。我們時時可以互相通話——無論甚麼時候遇着有話可說。

亞 | (想了一會之後) 當我最後的一次會着你——在霞威克港外，我的意思——
| 哼——這是一個長時間——

艾 | 自從你在霞威克港外同我們一塊以後，到而今足足有十年了。

亞 | 是的，差不多。可是當我記起你在燈塔外的時候——那個老牧師常常叫你做『異教徒』，因為他說你的父親拿你受洗禮的時候，用個船的名字來叫你，不用教會的——

艾 | 哼，隨後怎樣呢？

亞 | 我所希望最後的事，就是待你做了范太太之後，到這兒來再會你。

艾 | 不對，那時節范格爾尚有個——
| 女孩們的第一個媽那時還是活的——
| 他們的親娘，我的意思——

亞 | 自然，自然。可是倘若事實不是這樣——倘若他沒有拘束——我斷不希
望這個事情如此下落。

艾 | 我也不。這一世永遠不——在那時候。

亞 | 范格爾是個好人，很正直，無論對誰人都很寬大，很和氣。

艾 | (戀摯親切的樣子。) 不錯，他的確是！

亞 | 可是他完全和你不同，我以爲。

艾 | 你是很對的，我們不相同。

亞 | 那麼，隨後怎麼辦呢？事情又怎樣呢？

艾 | 你不必問我，亞先生。我不能向你說明。縱然說了，你也實在永遠不

懂我所說的一個字。

亞 | 哼——(聲音略軟。) 你拿關於我的事情告訴你的丈夫沒有？我想，那自然
嘍，關於不成功的那一步——我曾經鹵莽透了的瞎走。

艾 | 沒有。你怎麼想到我告訴他？我從來沒有說一個字給他聽，關於——關於你求婚的事。

亞 | 我喜歡這樣。我覺得有點兒難過當我想起那——

艾 | 你無須如此。我只是告訴你的真話——我非常喜歡你，並且我是在燈塔外最真實最好的朋友。

亞 | 謝謝你的好意。可是現在請告訴我——自從我走過後爲甚麼你永遠不寫信送我？

艾 | 我想或許你要痛苦，使你知道一個人，她——她不能滿足你的心意。我想這宗情形，就像把包好傷口打開的一樣！

亞 | 哼——不錯，不錯，你說的很對。

艾 | 爲甚麼你永遠不寫信送我呢？

亞 | (看着他及帶笑，有點含羞的樣子。) 我？我寫信嗎？或許你要夾疑我從新

來有別的意思，在碰着失敗之後？

艾 | 不，我也懂得那回事。——你不曾想到去糾纏別人嗎？

亞 | 決不。我說出來的話，我總得要做到底。

艾 | (略帶取笑) 哦，瞎說！管那些令人難過的舊事幹嗎。我老實對你說吧，

你最好還是娶個婦人快快活活的過日子吧。

亞 | 那麼，我的時候不能錯過了，范太太。記一記——說起來也含羞——我決

不會再有個三十七歲了。

艾 | 呃，有借多的原因，當然要快些做才好。(一會兒不響，隨後懇切低聲說)

可是你現在聽呀，我的亞先生，——我告訴你一件事，是我在那時候不能告訴你的，救我的命吧。

亞 | 是甚麼事？

艾 | 你當走——那不成功的一步，這是你剛纔所講的話，——我不能答應你這

樣，我又去做那樣。

亞 | 我知道那個。你對於我，完全以朋友相待。我老實知道那個。

艾 | 可是你不知道，那時我的心思，都完全集中在別處去了？

亞 | 那時？

艾 | 是的，正是那時。

亞 | 那是不可能的事！你把時候弄錯了！我不信你那時認識范格爾。

艾 | 我說的不是范格爾。

亞 | 不是范格爾？可是那時候——在霞威克港外——我不記得我會相信你注

意別人。

艾 | 不，不——我敢說你不會。因為這回事完全像發瘋一般。

亞 | 求你往下說吧！

哦，只要你知道那時候我不自由就得嘍。現在哩，你可以盡情知道。

亞 | 假如你那時自由怎樣呢？

艾 | 怎麼辦呢？

亞 | 你是不是用別一種口氣回我的信嗎？

艾 | 我怎麼能說？當范格爾來的時候，我的答覆就不同了。

亞 | 那麼，你告訴我你不自由有何用處呢？

艾 | (站起來，似乎痛苦心亂。) 因為我一定要有個人來，我告訴他這樁事。

不必，不必站起來。

亞 | 那麼，你的丈夫知道這回事嗎？

艾 | 我起初告訴他，說我的心已經跑在別處去了。他永遠不問下文。從

此以後，我也永遠不提這樁事。隨後只有點兒瘋的樣子；並且這事的結

局來得這樣快。無論如何，——使人心煩意亂。

亞 | 只是心煩意亂？不盡然嗎？

艾 | 自然是的！我的亞先生，這樁事和你想的不相同。這事實是在來得不可思議。我不知道找甚麼話來才好告訴你。你僅可說我害神經病。——或者說我完全瘋了也可以。

亞 | 我的范太太——你現在定要完全告訴我這樁事。

艾 | 呃，好呀，——我一定試試。你憑你的常識，怎麼能彀知道那個。——（看外邊，突然不說。）等——別個時候——現在有人來了。

（林出現在路上，從左邊來，走進花園。他的鈕扣孔中插一朵花，帶來一個又大又好看的花球，用紙紮好，並且用緞條貼上。他停止在走廊之前，躊躇一刻兒。）

艾 | （在小亭中走向前。）你是來找女孩們嗎，林先生？

林 | （轉過身來。）呀，你在那兒，范太太（鞠躬並且走近）。不盡然——我並不是來找小姐們。我特地來找你，范太太。你已經許可我來看你——

艾 | 不錯，我自然允許過的。你來這兒，常常歡迎。

林 | 多謝。我的運氣真好，聽說今天是府上高興的日子——

艾 | 呀，你知道那個嗎？

林 | 是的，所以我放大膽子拿這個來賀你，范太太——

(他鞠躬，呈出花球。)

艾 | (笑) 林先生，你不應該拿你這些好看的花送亞先生嗎？因為尊敬他的

原故，所以——

林 | (看了這個又看那個，昏亂的景象) 我請你恕罪——我不認識這位先生。

這只是——我拿這花當着生日禮物，范太太。

艾 | 生日禮物？那麼，你弄錯了，林先生。舍間沒有那一個的生日是今天。

林 | (大笑) 哦，我完全知道了。可是我從前不知道這個祕密。

艾 | 你知道的是甚麼？

林 | 是。你的生日，范太太。

艾 | 我的？

亞 | (看着她，考究的樣子。) 今天，不是吧，老實不是。

艾 | (向林。) 是怎麼一回事，你的腦袋會裝了那個？

林 | 這是希小姐說出來的。 剛才我進來的時候，我問小姐們爲甚麼他們

要預備花呀，旗呀，這樣講究的擺設——

艾 | 喂？

林 | 希小姐回答：『哦，因爲今天是母親的生日。』

艾 | 母親的——自然是嘍。

林 | 啊哈！

(他同艾互相交換理會的眼色。)

亞 | 喂，既然這位先生找出你的生日來，范太太——

艾 | (向林) 是的，既然你找出——

林 | (再送花球) 可以允許我恭賀——

艾 | (拿花) 多謝——請你歇一歇，林先生？

(艾亞和林坐下在小亭內)

艾 | 關於我的生日——要替我守秘密，亞先生。

亞 | 我知道。我們以外的人，是不能對他說的。

艾 | (放花球在桌上) 不要說，就是這樣。別向外人說。

林 | 我老實擔保我決不向別人說。

艾 | 哦，我從前的意思並不是那樣。——你現在好嗎？我想你比較以前好些。

林 | 是的，我想我的身體以後可望強壯下去。——下一年，若是我能到南方——

艾 | 女孩們告訴我，說你希望到南方去。

林 | 不錯，我有個恩人在伯爾根，他替我預備一切，並且他允許我下一年去。

艾 | 你怎樣會攀上他呢？

林 | 哦，這是個極壞的運氣。我曾經坐他的船航過海。

艾 | 你航海？那麼，那時你想做水手嗎？

林 | 不是，一點兒也不。可是家母去世之後，家父不願我悶坐在家裏；所以他送我到海上去。這回航海，我們的船在英倫海峽碰壞了；那就是我緊關節要的事體發生的起點了。

亞 | 這樣？

林 | 這回船破，我因而得着勞傷——就是胸部衰弱，你知道的啦。我在水中冰冷許久，他們才來救我。所以我決意丟開海——呃，這是樁極壞的運氣。

亞 | 當真的這樣想？

林 | 不錯，說起勞傷來也不算回事；我現在從我的心坎上發出個欲望來，想做個雕刻家。只想——能殼把細粘土捏成模型，用幾個指拇之力，居然做出精巧的物品來！

艾 | 你正在捏甚麼模型？男魚精？女魚精？或者是老海盜？
林 | 不是，一樣都不是。只要我能設計畫好了，我立刻就做一件大工作——

就是他們所叫的羣集圖。

艾 | 我懂了。這羣集圖表示甚麼？

林 | 哦，我從前想到一件事情出乎我經驗之外。

亞 | 是，是。一定要做到底。

艾 | 究竟是些甚麼？

林 | 呃，我從前想起一個婦人，水手的妻子，睡覺十分不安逸，並且當她睡的時候，常常做夢。我想我能將這個情景做出來，無論何人都能見他正在做夢。

亞 | 完了沒有？

林 | 沒有。還有別的人物——你可以叫他做一種模型。他是她的丈夫，當

他出門的時候，她曾經做對不起做的丈夫的事。現在她是淹死了。

亞 | 喂，你說些甚麼？

艾 | 淹死，你說？

林 | 不錯，他淹死在海裏了。可是這回事情很奇，他居然轉回家來。那時正是夜間，他站在他的婦人的床邊，並且看着她。他渾身濕漉漉的，恰如他們把你從海中拖爬起來的一樣。

艾 | (往後靠着椅子。) 真是奇怪極了！(閉眼。) 哦，這樁事情活靈活現的在我眼前！

亞 | 大家都敢說這是樁奇事，密思脫——密思脫！你說的就是那個出乎你的經驗之外的事嗎？

林 | 是的，——這個本來出乎我經驗之外；由一方面觀之，可以這樣說。

亞 | 你曾經見一個死人回——

林 呢，我不見說我確實看見這回事；自然也不是瞎說。可是通通都——
艾（打起精神和懇切的樣子）請你把這回事完全告訴我吧！我要從頭至
尾曉得他。

亞（笑）對了，自然這個於你很有關係——無論甚麼，只要帶着海上的意味
奇幻，都和你有關係。

艾 隨後怎樣呢，林先生？

林 呢，當我們從哈里發坐船回家的時候，我們的水手長常在醫院，不能同
我們一塊走；所以我們雇個美國人來代替他。這個新水手長——

艾 美國人？

林 是的；——有一天他從船長那兒借得舊報一束，他常常翻閱，不肯間斷。
他說他要學挪威語。

艾 呢，隨後呢？

林 呢，有一夜大礮響起來了。所有的人到甲板上去——除開水手長同我。因為他的脚扭傷了，不能走路；我不甚安逸，躺在我的艙裏面。呢，他

坐在桅杆前面，正在照舊讀他的舊報——

艾 隨後怎樣？

林 忽然一下，我聽見他發一種喊叫聲；我看他的面孔白得像石灰一樣。

他於是乎將那章舊報摺壓起來，扯成粉碎；可是不聽見他出一點兒聲息。

艾 他一句話都沒有說嗎？他當真沒有說話？

林 起初沒有說。可是他不多一會就說，似乎自言自語的樣子：「當我走

後——嫁了——嫁了別人。」

艾 （閉目，一半自言自語）他說那話嗎？

林 是的，你可以不必疑惑——他說挪威話蠻好。他一定有學語言的好本

領，那脚色。

艾 | 隨後怎樣？

林 | 哦，現在這事更覺奇了——這回事我到死的天都不會忘記。因為他加上一句話——那光景却是十分沈靜：『可是她是我的，她將來必定是我的。雖然我將來回家找她的時候，即或像一個淹死的人，從海底爬起來的一樣，她一定要跟着我走。』

艾 | (倒一杯水；她的手發抖。) 唉——今天好熱！

林 | 並且他說話的樣子很帶勁。因此我覺得他定要做這回事。

艾 | 你完全知道——這個人隨後怎樣？

林 | 哦，他死了，范太太，那是無庸疑感的。

艾 | (忙說。) 你什麼會想到那個？

林 | 我們的船在英倫海峽碰壞了，你是知道的。我同船長和旁的五人一同逃命到一支長的小船上去；可是副船長同個美國人和旁的一人上別

支小船。

艾 | 從此以後就沒聽見他們的下落嗎？

林 | 沒有一個字也沒聽着，范太太。前幾天我的恩人寫信送我也這樣說。

惟其沒有聽見，所以我渴望知道這回事究竟怎樣。我能設想像這位

水手不貞節的婦人活靈活活現在我面前；又見他雖則淹死了，仍然從海底

爬起來，到家裏去雪恨。我剛纔見了他們兩個盡量的清楚在我眼前。

艾 | 我也是一樣。（站起來。）來——我們一齊進去吧。最好或者到范格爾

那兒去！我覺得這兒太悶人。

（她走出小亭。）

林 | （他也站起來。）我想現在回去吧。我不過來拜訪你，恭喜你壽誕幸福。

艾 | 呃，若是你定要走——（申出她的手。）再會，多謝你的花。

（林鞠躬，走過花園，向左邊出去。）

亞 | (站起來走近艾) 我看這樁事使你深深痛苦，范太太。

艾 | 是的，我想你可以猜出來我是這樣，雖然——

亞 | 可是無論如何，你只得要預備。

艾 | (看着他帶驚惶) 預備？

亞 | 是的，我是這樣想。

艾 | 預備他回來——這種樣子回來？

亞 | 噫，甚麼話！是那瘋雕刻匠所說的怪誕話！

艾 | 先生，他或許不像你想的這樣瘋。

亞 | 一個死人能穀感動你這樣利害，豈不是太無意識嗎？我想這是一——

艾 | 你想甚麼？

亞 | 我自然想到那不過是你的隱密罷了。我猜你是痛苦，因為你找出家庭裏辦紀念日，並不使你_{知道}——你的丈夫同他的孩子們辦他們的紀念。

日，這宗生活與你全沒相干。

艾 | 哦，不成不成；若是可以，一定要做。我獨單爲我自己，沒有權利去要求我的丈夫。

亞 | 我想你一定有那個權利。

艾 | 是的，可是實際上我沒有。對了。我也有我的生活——別人沒有份子。

亞 | 你（聲音更軟）莫非我知道——你——你當真不愛你的丈夫嗎？

艾 | 哦，我愛他——我真心誠意的愛他！惟其愛他，所以這樣可怕——這樣不可解——這樣絕對的不可思議！

亞 | 現在你一定要告訴我你的一切困難一點兒不要隱藏。你告訴我不，范太太？

艾 | 我不能，老朋友——無論如何，現在不能。別的時候或許可以。

（博走出走廊，進花園來）

博 現在爹爹從手術室裏來了。我們可以一齊往花園屋子裏去坐嗎？
艾 可以，我們一齊去。

（范換了衣服，同希在房子後面，由左邊來。）

范 現在好了，我自由了！若是有杯冷東西，現在真對勁極嘍。

艾 等一等。（她轉到亭子拿花球出來。）

希 哦！那些好看的花！你在那兒得的？

艾 雕刻匠林格斯蘭送我的，希爾姐。

希 （驚）林格斯蘭？

博 （不安）林格斯蘭又來這兒嗎？

艾 （半笑）是的，他拿這花球來，——當着生日禮物，你知道啦。

博 （看着希）哦！——

希 （聲音含糊）這畜生！

范 | (向希很爲難的樣子) 哼——你呀——我一定告訴你，我的希爾姐——

艾 | (插嘴) 來吧，女孩們！讓我們放我的花球在水中同別的花一塊。(她走上走廊)

博 | (向希輕輕說) 你看她究竟真正是好

希 | (一半大聲，似乎發怒) 猴戲！他不過要來使爹爹歡喜。

范 | (走上走廊拉艾的手) 謝謝你——謝謝你——你來做這個，我從我的心坎

上。感謝你，艾梨姐！

艾 | (整理花) 哦，瞎說——爲甚麼我。不可以同你們一塊布置——母親的生日？

亞 | 哼——
(他走上去同范夫婦一塊；博希姊妹在下面花園中)

第二幕

(在市鎮後面有樹林的山名叫卜拉斯伯的上面。山後立一界石和

風信標。前景有大石塊圍着界石當座位。在背景之中，下面可以遠遠看見海灣外部，有許多小島和申出的岬。看不見海面。夏天夜晚帶着明媚的黃昏色。遠遠望見空中黃金色的彩霞在山峯頂上。從右邊較低的山坡可以微微聽見四部合唱音樂的聲音。〕

〔年青市民從市鎮來。男男女女一對一對的從右邊上來，親熱談話，走過界石，朝左邊出去。不多一會，巴利斯特出來，指導外國遊歷家。他拿着許多婦人用的圍膊和小提包。〕

巴
〔拿他的手杖向上指，用外國語說。〕請看，各位——那邊還有一座山。我們可以上去，還可以下——

〔他繼續用外國語說，引導外國人向右邊走出去。〕

〔希快上坡，到右邊頂上，停着，轉向後看。立刻博由同路上來。〕

博 希妹妹，爲什麼我們一定要離開林格斯爾？

希 因爲上山太慢我不能忍耐。 看——看他還在爬哩。

博 哦，你知道他害病。

希 你以爲那病很重嗎？

博 是的，我想一定是重。

希 他今天下午請爹爹診看。 我不知道爹爹以爲病症如何。

博 爹爹告訴我說他有肺結核——或是這類的毛病。 爹爹說，他活不久了。

希 他當真這樣說嗎？我現在正是這樣想。

博 可是決不可使他知道生疑。

希 哦，你怎樣想到我去做這傻事（聲音較低）。 那兒——現在漢斯居然拚命

上來了。 漢斯——你能彀看他的相貌就知道他的名字叫漢斯嗎？

（譯者註——漢斯 Hans 一字爲德人或荷蘭人普通名字 Johannes 之縮

寫，因之外國人遂用以稱德人或荷蘭人，含輕蔑之意。

博 | (耳語) 別瞎說！我告訴你！

(林從右邊來，手中拿一把坤傘。)

林 | 恕罪，小姐們，因為我不能同你們一塊上山。

希 | 所以現在你拿把傘？

林 | 這是令堂的。她說我沒有帶拐杖，僅可拿這傘代用。

博 | 他們還在下面嗎？爹爹同別人？

林 | 是的，令尊進飯館去一下，別人坐在外面聽音樂；可是他們立刻就來，令

堂這樣說。

希 | (她站起來看着他) 我想你現在很儂，是不是？

林 | 是的，我大概以為我有點兒儂。我當真相信我定規要坐下歇一刻。

(他找在前面右邊的石塊坐下。)

希 (站在他的前面) 你知道音樂下面不久就有跳舞嗎?

林 知道,我稍微聽見說。

希 我想你一定要跳舞,是不是?

博 (她一邊走一邊討草中小花) 哦,希妹妹——讓林先生調節他的呼吸吧。

林 (向希) 不錯,希小姐,我最愛跳舞——倘若我能。

希 哦我懂了;你從來沒有學過嗎?

林 不是沒有學過。我的意思不是這樣。我是說因為我的胸膛的原故,

所以不能跳舞。

希 你是說那個『勞傷』嗎,是不是?

林 是的,就是那個。

希 那個勞傷使你很高興嗎?

林 沒會,我不能這樣說。(笑) 因為我相信有了這個毛病,可以使致旁人

憐恤我，幫助我。

希 是的；自然那病不輕啦？

林 不輕，很沈重。我也能知道我的病勢如何，同令尊診斷的一樣。

希 你最好去航海，那病就可以立刻望好，對不對？

林 對；可以望好。

博 (手中拿花。) 你看這些花哩，林先生——這朵可以拿去插在你的鈕扣孔

中。

林 哦，千謝萬謝，范小姐！你真是好極嘍。

希 (朝右邊望下山去。) 我希望他們找得着路回來。不對了，他們走錯路

了。

林 (站起來。) 我要下去到那個轉灣的地方叫他們。

希 那麼，你一定要大聲叫。

博 不必，你最好不必。你又要儼壞了。

林 哦，下山是很容易的事。（他朝右邊出去。）

希 不錯，下山。（看着他去。）現在他跳起來了！這個樣兒他想再上山來，是絕對做不到的。

博 可憐的東西——

希 假如林格斯蘭向你求婚，你願意答應他嗎？

博 你瘋了嗎？

希 哦，我以爲，自然是嘍，假若他沒有『勞傷』——假若他不立刻快死。那麼，你願意嫁他嗎？

博 我想你最好嫁他吧。

希 那不成，若是我有這個意思，那我却苦死了。他沒有甚麼年金。他的

生活都難維持。

博 | 那麼，爲甚麼你常常同他親近？

希 | 哦，不過因爲他有『勞傷』毛病。

博 | 我從來不見你稍微憐恤過他。

希 | 我沒有做過。可是有那個來引誘我——

博 | 是甚麼？

希 | 就是看着他得他說那病並不沈重，他將要去航海，並且預備做個藝術家。他的這些事蹟，都可完全相信，並且他因爲有病，盡量去謀快樂。知道他將來一定沒有甚麼事發生；甚麼事也沒有；他活不久的話——想起來，我的感情上受番刺激。

博 | 刺激！

希 | 我受我的刺激——你不能管我。

博 | 嘖嘖，希爾姐，你這孩子真是利害！

希 | 哼，我正要那樣——正要討你的嫌（往下看）。呀，落後亞和模似乎不慣上

山。 | （轉過身來。）哦，說起——我們吃午飯的時候，我觀察亞和模一會，你以

爲結果怎樣？

博 | 是甚麼？

希 | 只想到他的頭快禿了——正在他的腦頂上。

博 | 嘖，廢話！我敢說他沒有禿。

希 | 他禿了。並且他的兩眼週圍已經繃皮了。天呀，博姐姐，當他教你念

書的時候，你怎麼會傾心向他。

博 | （笑。）不錯，你能看懂嗎？我記得有一次他說我的名字不好，我曾大哭

一場。

希 | 想那個（再往下看）。我敢說看那兒快看——「海上夫人」在那兒同他一

塊走——沒有同爹爹——並且一邊走一邊說些耳語。我不知道他們兩人

互相有點兒牽扯沒有。

博 | 你應該結實羞你自己。 你怎麼敢說她這樣的話？我們相處一塊，是很

好 |

希 | 哦，自然！你不相信嗎，傻子！我告訴你我們決不能同她一塊好好的過下去。只有天知道是甚麼東西引誘爹爹拖他到我家來！我一點兒也不奇怪，倘若有一天她瘋在我們手裏。

博 | 瘋？甚麼東西使你想到這宗事？

希 | 哦，一點兒也不奇怪。她的母親不是瘋的嗎？她是瘋死的，我曉得。

博 | 是的，我希望你少管閒事。我告訴你吧，別再談這樁事啦。看爹爹的面子——駐口得嘍。你不聽見嗎，希妹妹？

(范艾亞及林從右邊上來。)

艾 | (向着背景指) 在那外邊就是的。

亞 不錯，自然；一定在那個方向。

艾 在那外邊就是海。

博 (向亞) 你以為這上面的景緻秀麗麼，是不是？

亞 我寧可說是個宏大——莊嚴的景緻！

范 我敢說你從來沒有到過這兒，對不對？

亞 從來沒有。我無論甚麼時候，總夾疑這兒是到不了的。就是小路，也

沒一條。

范 並且兩旁也沒有空地。近幾年來我們常到這兒。

博 在那面，舵人岡上的景緻格外好。

范 我們往那兒去嗎，艾梨姐？

艾 (找右邊一塊石坐下) 謝謝你，我不去。可是你們應該去。我要在這

兒待一會。

范 | 很好；那麼，我要同你一塊。 | 女孩們招呼亞和模就散了。

博 | 你願意同我們來嗎，亞先生？

亞 | 對啦，願意之至。 | 仍然有小路上那兒去嗎？

博 | 是的；蠻好的寬路。

希 | 有很寬的地位，可以容二人 | 膀子挽膀子的走。

亞 | (說笑) 我不知當真有這樣事沒有，希小姐 | (向博)。 | 倘若她說得對，我們

兩個可不可以試試？

博 | (發一笑) 好呀，若是你願意。 | 讓我們去吧。

(他們朝左邊出去， | 膀子挽膀子。)

希 | (向林) 我們可不可以去也？ |

林 | 膀子挽膀子？ |

希 | 爲甚麼不呢？ | 我不管得嘍。

林 | (申脖子挽她，並且歡喜，笑起來。) 這却是很好玩哩，是不是？

希 | 很好玩！

林 | 唉，這樣子恰像我們已經定過婚約的一樣。

希 | 我想你從來沒有申脖子挽堂客過，林先生？

(他們朝左邊出去。)

范 | (他正站在後面，界石的旁邊。) 親愛的艾梨姐，現在我們有點兒小功夫

來對付我們自己——

艾 | 是的，來這兒坐挨着我。

范 | (坐下。) 這兒很寬曠很平穩。現在讓我們來談一談。

艾 | 談甚麼？

范 | 談你的事，並且談我們互相的關係，艾梨姐。我完全明白照這樣諸事

的情形不能繼續下去了。

艾 | 到這樣地步，你有甚麼對付方法？

范 | 一片誠心，我親愛的。尋常的生活——如像我們平日所過的。

艾 | 哦，倘若只是那個做得成！可是完全做不到！

范 | 我想我知道你了。有時你從某某事情流露出來，我相信我知道。

艾 | (急躁樣子) 不成，你不知道！別說你知道！——

范 | 哦，艾梨姐，我是個爽直脾氣的人。你有忠實的心。

艾 | 是的，我有。

范 | 無論甚麼結緣，你在裏面覺得安穩快活，那一定是心滿意足的結緣了。

艾 | (心神不安的望着他) 好——那麼怎樣呢？

范 | 你這路的人做第二門妻子是不合式。

艾 | 現在是甚麼東西使你想到那個？

范 | 我總常常疑惑；可是今天我看透了。小孩們的隨便慶祝——你以為從

中指使——也罷，一個男人所說的話，是不能磨煞的——我的不是這樣，無論如何。這不是我的天性。

艾 | 我知道了。哦，我很知道。

范 | 可是你錯得不小。你似乎大致覺得小孩們的娘還是活的一樣。你

以爲她無形之中在我們中間。我的心分一半向你，分一半向她。這個就是得罪你的意思了。你似乎找出我們關係中間，有些不道德的事體；這就是爲甚麼你不能，或是將來不同我一塊住做我的妻子的原故。

艾 | (站起來) 你看清這樁事嗎，范格爾？完全看清嗎？

范 | 是的，我今天究竟看清了他——到頂深的地方。

艾 | 到頂深的地方，你說。哦，你定規不要那樣想。

范 | (站起來) 我知道得透澈比這個還多哩，艾梨姐。

艾 | (驚的樣子) 你知道的更多？

范 | 是的。就是你能不能繼續忍耐這兒的情形下去。山些使你不高興，你的精神受累不小。這兒的光線不足——地平線不寬——空氣不好不足振刷你的精神。

艾 | 你是很對。白天夜晚，冬天夏天，我害——這個常常念海的病。

范 | 我知道得透澈，艾梨姐。（放她的手在她的頭上。）所以這個可憐害病的小孩一定要再到她自己的家裏去。

艾 | 你說那個是甚麼意思？

范 | 直捷極嘍。我們定要搬家。

艾 | 搬家！

范 | 是的。在海邊上某個地方——到那兒去，你可以找着一個真正的家如你的願。

艾 | 哦，我的好人兒，你不要想到那個！這事完全做不到。除了這兒你決不

能在世界上找出第二個地方可以快樂過活。

范 要是怎麼便怎麼吧。並且——你想想——我沒有你——能在這兒快樂過活嗎？

艾 可是我在這兒；並且我將來也留在這兒。難道我不是你的嗎？

范 你是我的，艾梨姐？

艾 哦，請別再說那個計畫啦。你這兒所有的一切是你的生活所繫。你

的全部平生事業在這兒，只單在這兒。

范 要是怎樣便怎樣，我說。我們一定要從這兒搬開——搬向海邊某個地

方去。我已經下了決心，不能收回原議，親愛的艾梨姐。

艾 哦，可是你想想，照那樣辦我得些甚麼？

范 你可以復原你的康健並且可以安心。

艾 我不敢斷定。可是你自也想想你自己！到底你得着些甚麼？

范 | 我可以得着你的歡心，我最親愛的。

艾 | 可是你得不着！不行，不行，你不能，范格爾！那個正是可怕傷心的地方啦。

范 | 那個聽其自然罷了。若是你常常想到這兒，那麼，除了帶你離開此地

之外，別無救濟方法。越快越好。我已經下了決心，不能說了不做，我告

訴你。

艾 | 不必！不必那樣做，——天在頭上——我老實合盤托出告訴你一切事情，絲

毫沒隱藏，絲毫沒錯誤。

范 | 好，好——說罷！

艾 | 你將來一定不要爲着我的原故不高興；終歸一句話說，卽如我們沒有

要過好的一樣。

范 | 你允許告訴我一切事情——絲毫不錯。

艾 | 只要我能說的我都說給你聽，——並且只要是我能知道的事，——這兒來，

坐挨着我。

(他們坐下在石上。)

好，艾梨姐怎樣？

艾 | 范 |
當你向我求婚的那一天——你爽爽直直，光明正大的告訴我，你的前次結婚。你說那次結婚極快樂。

范 |
是這樣啦。

艾 | 范 |
不錯，不錯；我不夾疑。那不是我現在爲甚麼要同你說話的原故。不

過我要你知道我，在我這方面，也是爽爽直直的對待你。我那時已經光明正大的告訴你過，我從前曾經注意過別人。我同他還有——定婚一類的事。

范 |
定婚？

艾 | 范 |
是的，這類的事。呃，這也不過是最短的時間。他離開此地，隨後我就

把婚約毀了。這些事情我都告訴你過。

范 親愛的艾梨姐，爲甚麼你回想到這些事情？這回事完全同我不相干。

我從來沒問過你他是誰。

艾 你沒問過。你對於我常常有斟酌。

范 (笑) 罷了，在這樣情形——我無須乎你告訴我他的名字。

艾 他的名字？

范 在霞威克港外那一帶地方，沒有許多人可以中得上選。如其有之，只

有一個——

艾 我猜你所想的是——亞和模。

范 是的——不是他嗎？

艾 不是。

范 不是他，那麼，我全無把握了。

艾 你還記得有一年秋天未了的時候，有一大支美國船進霞威克海灣來
修補嗎？

范 不錯，我記得清楚。有天早晨，船長在他的艙裏面被人暗殺。我記得
隨後還驗屍哩。

艾 是的，你記得。

范 聽說是副船長把他殺的。

艾 沒有人能說得上來！那事是斷不能證明的！

范 雖然不能證明，但是我想一點兒無疑意。爲甚麼他要逃走並且投水
死呢？

艾 他並沒投水死。他逃在一支向北方走的船上去。

范 (驚) 你怎麼能知道？

艾 (說話帶勁) 因爲范格爾——因爲那個副船長就是同我——定婚的人。

范 | 你說甚麼當真的嗎？

艾 | 是的，——就是他。

范 | 可是生在世上，艾梨姐——你怎麼做這樣的事去同這路的人定婚！那個
人在世界幹甚麼事你一點兒不知道！——他叫甚麼名字？

艾 | 他說他叫弗利曼。隨後在他的信中，他寫他的名字叫約翰斯登。

范 | 他從那兒來的？

艾 | 他說從芬馬。雖然他是生在芬蘭，他自小就出門在外，——同着他的父
親，我想。

范 | 那麼，他一定是個『昆』Queen了。

艾 | 是的，我相信芬蘭人都叫做『昆』。

范 | 你還知道他些甚麼？

艾 | 只是他頂年青的時候就跑到海上去，並且他走了許多水路。

范 | 沒有別的啦？

艾 | 沒有了；我同他從來沒有談過這類事。

范 | 那麼，你們談些甚麼呢？

艾 | 大概談海。

范 | 呀！談海？

艾 | 談些海上的景緻，風暴啦，平靜啦，還有太陽在海上閃光啦。可是我們

常常談鯨魚，海豚，和海狗；當日中的時候他們出來歇在礁石上晒太陽。

我們還談海鷗呀，老鷹呀，同着旁的海鳥。並且——這不奇嗎？——當我們說

得高興的時候，我覺得他同海中的禽獸很親熱。

范 | 你自家——

艾 | 是的，我想我也是對於他們很親熱。

范 | 罷了，罷了，——怎麼你會同他定婚？

艾 | 他。叫。我。定。要。做。

范 | 定。要。你。自。己。沒。有。意。志。嗎？

艾 | 他。一。挨。近。我，我。就。沒。有。了。

哦——隨後我覺得這事實不可解。

范 | 你。常。常。見。他。嗎？

艾 | 沒。有，不。很。常。 有。天。他。到。燈。塔。那。裏。來；我。因。此。就。認。識。他。 後。來。我。們。常

常。約。定。相。會，沒。有。一。定。時。間。 可。是。船。上。發。生。事。變，他。一。定。要。逃。走。

范 | 喂，你。說。我。聽。啦！

艾 | 有。天。清。早。天。色。黃。昏。的。時。候。我。接。着。他。的。信。 信。上。說。我。一。定。要。到。布。拉

漢。茂。去。會。他——你。知。道。嗎，那。兒。是。燈。塔。和。霞。威。克。中。間。的。海。角。

范 | 不。錯，不。錯——我。很。知。道。

艾 | 那。信。上。說，我。一。定。要。立。刻。到。那。兒。去，因。為。他。有。話。對。我。說。

范 | 你。去。麼？

艾 | 是的。我情不能自禁，一定要去。唉——他告訴我他已經在夜間殺死了船長。

范 | 他親自告訴你！一口氣說出來！

艾 | 是的。可是他說他做的事只是爲正義公道。

范 | 正義公道？那麼，他有甚麼理由殺船長？

艾 | 他沒有告訴我甚麼理由。他說這樁事我無須知道。

范 | 你就相信他那無根據的話嗎？

艾 | 是的，我決想不到會疑惑他。呀，無論如何，他一定要走開。可是當他

向我告別的時候——唉，你決不會想像到他做些甚麼。

范 | 那麼，告訴我吧。

艾 | 他在他的荷包內拿出一個套鑰匙的環來，並且在他的手指上討下他常帶的戒指。他又從我的手上取去我自己的戒指，連他的一並套在鑰

匙環上。他就說現在我們倆個到海裏去成親吧。

范 成親？

艾 是的，他這樣說。他就拿那個鑰匙環和兩個戒指盡他力量一並丟在

深水中去。

范 你呢，艾梨姐，你贊成那事嗎？

艾 是的，你難道不相信，在那時我以為那個一定做得成。——可是，謝天謝

地，他就走開了！

范 他是甚麼時候走的？

艾 哦，你可以相信我的心地立刻明白過來。我覺得我做的事簡直太傻，

太無意識。

范 可是你說過他還寫信送你的事。從此以後你還聽見他的消息嗎？

艾 是的，我從他的信上聽見。我起初得着一兩封從亞甘格爾寄來的。

他沒有旁的話，只是說他走美洲去；並且告訴我投覆信的住址。

你寫信沒有？

艾 立刻就寫。我自然說我和他的關係從此斬斷——他必定不要再牽記

我，因為我決不再想到他了。

范 雖然如此，他還寫信來嗎？

艾 是的，他再寫來。

范 他對於你所說的怎樣回答？

艾 一字也沒有。他寫的就如像我不會和他絕裂過的一樣。他用極安

靜的態度告訴我，叫我定要等着他。當他爲我預備的時候，他一定使我

知道，並且我一定要立刻跟他。

范 那麼，他還沒有丟你了？

艾 沒有。所以我再寫信送他，差不多個個字都同從前的信一樣；不過語氣

更加強了。

范 那麼，他丟開沒有？

艾 哦沒有，簡直沒有。

他寫信送我，態度和從前一樣安靜。

對於我斷絕

他的事，一字也不提。

那麼，我覺得徒寫信送他是無用的，所以我就不再寫了。

范 你還得着他的消息嗎？

艾 得着，從此以後我接着他的信三封。有一次他在加利弗力亞寫的，有

一次在中國寫的。最後的一封是在澳洲發的。他說他預備去開金礦，

隨後我就沒有得着他的消息了。

范 那個人必定有一種特別勢力挾制你，艾黎姐。

艾 哦不錯，不錯。那個可怕的人！

范 可是你一定不要再想這事了。決不要！允許我吧，我親愛的，我寶貴的

艾梨姐！現在我們一定要想別的方法來安慰你——找個空氣比這內港空氣新鮮的地方。那裏有含鹽分而且溫和的海風，我親愛的！你以為怎麼樣？

艾 哦，別說吧！別想這樣的事！照那樣做於我沒有幫助！我知道，我覺得，是在那兒，在這兒，我一定把這個丟不開。

范 丟不開甚麼，我親愛的——你是甚麼意思？

艾 我就說那個人的可怕。他的不可測度的勢力挾制我的靈魂——

范 可是你已經把他丟開了！許久了；當你斷絕他的時候。事情已經完了，已經許久了。

艾 (跳起來) 沒有，正是現在沒有完！

范 沒有完！

艾 沒有完，范格爾——現在沒有完哩！我恐怕將來也沒有完。就是這一世

也決不會完。

范（悶聲說）你的意思是說你的心中隱隱的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古怪的人嗎？

艾 我忘記他了。可是後來，忽然一下，他似乎又在我面前來了。

范 甚麼時候的事？

艾 從現在說起差不多有三年了，或者還要久一點。就是當——我沒有生

下小孩的時候發生的事。

范 呀！就是那時嗎？既然如此，艾黎姐——我越更明白得清楚了。

艾 你弄錯了，好人兒！這樁事情來得很奇，使我難得對付。——哦，我想你斷斷不會明白。

范（看着她，苦痛貌）想起這三年來，你的心跑在別人身上去了。在別人身上沒有在我身上——只是在別人身上！

艾 | 哦，你完全誤會我了。除了你而外，我沒有愛第二個人。

范 | (低聲說) 那麼，爲甚麼那時節你不願意同我一塊住做我的妻子？

艾 | 只是因爲那個古怪的人曾經恐嚇我。

范 | 恐嚇？

艾 | 是的，恐嚇。這樣的恐嚇，這樣的可怕，只是從海裏能殼生出。現在我

一定告訴你，范格爾——

(年青市民從左邊回來，鞠躬，朝右邊出去。亞博希和林同着他們一

塊來)

博 | (當他們經過) 甚麼事！仍然在上面嗎？

艾 | 是的，山上空氣要涼爽些。

亞 | 據我們的意思，我們下去跳舞吧。

范 | 好極嘍。稍待一會，我們也來。

那麼，我們暫且現在分手吧。

艾 | 希 | 林先生——請你等一等。

(林站着。亞博和希朝右邊出去。)

艾 | (向林) 你也要去跳舞嗎？

林 | 不去，范太太，我恐怕我不能。

艾 | 別去，你要保重你的身體。你的肺病——你還沒有把他醫好哩。

林 | 沒有，沒有好完。

艾 | (稍微躊躇) 自從你那回航海後，現在有好久了？

林 | 是指我得着勞傷的那回航海嗎？

艾 | 是的，就是你今早晨告訴我們的那回航海。

林 | 哦；大約有——等一等——對了，正正三年前的事。

艾 | 三年？

林 或者久一點兒。我們二月離美洲，三月碰壞船。我們遇着春分時的

暴風。

艾 (看着范) 你瞧，就是那時候——

范 可是，我親愛的艾梨姐——

艾 罷了，我們不耽擱你了，林先生。請去吧，可是別跳舞。

林 不，我不過看一下就罷了。(他朝右邊出去)

范 親愛的艾梨姐——爲甚麼關於那回航海你要反覆盤問他？

艾 約翰斯登就是和他同船。我可以完全決定。

范 你爲甚麼這樣想？

艾 (不回答) 那回航海，他得知當他去後，我嫁了別人。那時節——就恰

在那一刻，這個就到我身上了。

范 是這個恐嚇嗎？

艾 | 是的。有時候，沒有一言半語的招呼，我驟然見他站在我的面前。或者站在我的近旁。他決不看我；他只是在那兒。

范 | 你看見他是個甚麼形像？

艾 | 恰同我最後見他的那次一樣。

范 | 十年以前嗎？

艾 | 是的。在布拉漢茂角外。我見他的領結上的別針非常特別，鉗一顆

翡翠色的大珠。那珠子就像支死魚眼睛。似乎眼睜睜的瞧着我一樣。

范 | 天呀！我還不知道你苦得這樣利害；就是你自己也不覺得苦到這步田地，艾梨妲。

艾 | 是的，真苦極嘍，——救我吧！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逼得我一天比一天緊。
范 | 呵，你整整三年都是這樣情形！你受了這個祕密的苦痛，一點兒也不使我知道！

艾！ 哦，我不能等到有使你知道的必要時，我自然告訴你，現在可行嘍。倘

若我合盤托出的告訴你——那麼，我一定要告訴你——那不便說的。

范！ 不便說的？——

艾！ （說躲閃話。） 沒有，沒有，沒有甚麼問他幹嗎！只有一件事，我曾經做過的。

——范格爾——我們怎樣去研究那個奇怪——那個小孩眼睛的奇怪？

范！ 我親愛的艾梨姐，我敢說這個純然是你自己的幻想。我們小孩的眼

睛，和通常小孩的沒有兩樣。

艾！ 沒有兩樣！你怎麼會不見呢？那小孩的眼睛隨着海上天氣變顏色。若

是海灣天晴，海水平靜，他的眼睛就發光，就和藹。倘若颳暴風，他的眼睛

也一樣的變。——哦，就是你不注意，我却看得清楚。

范！ （同她說笑。） 哼，——或者如此。可是假設如此？又怎樣呢？

艾！ （溫言，更接近他。） 我從前曾經見過像這路的眼晴。

范 | 甚麼時候？甚麼地方？

艾 | 在布拉漢茂角外。十年前。

范 | (退後一步) 甚麼回事？

艾 | (低聲說，發抖) 那小孩有那個古怪的人的一對眼睛。

范 | (無意之間大聲叫) 艾梨姐！

艾 | (用她的一對手抱着她的頭，失望的樣子) 現在你能殼確實知道我爲

甚麼決不願，——決不願同你一塊住，做你的妻子！

(她急忙轉身，朝右邊衝下山去。)

范 | (忙跟着她，叫) 艾梨姐！艾梨姐！我的可憐不高興的艾梨姐！

第三幕

(范醫生花園遠處角上。那個地方潮溼，有水塘，爲大樹所遮陰。右

邊可以看見死池子的坎。有個露天矮籬笆，把花園從道路和背

景裏面的海灣一並隔開。海灣之外頂遠的地方，有山脈綿延，伸出些高峯。那時正是午後最晚的時候，差不多入暮了。

（博在左邊石座上坐下縫紉。石座上放兩本書，一個手工籃。希和林拿着魚竿站在池子坎上。）

希（向林做一個記號）別動！我見那兒有個大的。

林（瞧）甚麼地方？

希（指）你不見——下去嘍。看！別個又來了！（從樹林裏看出去）嗚噯——他

來把他們嚇跑了！

博（抬頭看）誰來了？

希你的老師，小姐！

博我的！

希不錯；謝天謝地，幸而他不是我的！

(亞走上前來到右邊樹林中)

現在這池子裏有魚嗎？

是的，他們很結實，我告訴你。可是現在我們要制死他們幾個。

你們理應到海灣去試試。

不必，這池子——這池子你說他古怪，其實還要古怪些。

不錯，這兒比較惹人一點。——你剛才洗完澡來麼？

自然是的。我剛從浴室裏一直出來。

我想你在籬笆裏面，是不是？

是的，我不很會游泳。

你能仰起身子游泳嗎？

不能。

我能。(向林)讓我們到對岸去試試。

(他們朝右邊順着塘坎走出去。)

亞 | (走近博) | 你一個人單獨嗎，博小姐？

博 | 哦是的，我大概是。

亞 | 令堂不在花園中嗎？

博 | 不在；我想他同家父出去溜澗去了。

亞 | 今天下午她怎樣？

博 | 我簡直不清楚。我忘了問他。

亞 | 你有些甚麼書？

博 | 哦，一本是植物學，一本是地理。

亞 | 你喜歡讀這類的書嗎？

博 | 是的，當我有工夫去讀。——可是我的第一職務，自然在料理家事。

亞 | 你的母親——你的繼母——不幫助你做家事嗎？

博 | 她不，這是我的事。自從我的親娘死了之後，家父一個人單獨有兩年的光景，這兩年中都是我照顧一切；隨後就從此繼續下去。

亞 | 可是你照常愛讀書麼？

博 | 是的，所有的好書，只要我能得着，我都去讀。一個人必須稍微知道些世界大勢。我們住在這兒，完全與世界隔離，——或者差不多完全隔離。

亞 | 沒有這回事，我親愛的博小姐，別這樣說。

博 | 我偏要這樣說。覺得我們的生活同池子裏鯉魚的生活找不出甚麼分別來。緊緊挨着他們的海灣，裏面有許多成羣結隊的魚，出進來往，自由極嘍。可是喂養的家魚，真令人可憐，朦朦懂懂的一樣不知；並且決不能同那海灣中的魚聯合做一塊。

亞 | 若是他們跳出池子跑到海灣中去，我以爲他們終歸有些不合式。
博 | 哦，他們可以得着跳出去的機會，我想一定可以。

亞 | 除此而外，你不能說你在這兒完全與世界隔離。在夏天必不如此，就各方面看起來。這兒是地方中心一類的處所，據目下而論，是在世界生活當中——是個往來船舶會萃的地點。

博 | (笑) 哦，你自己去坐船到處走吧；你來朝我們開玩笑也還容易哩。

亞 | 我開玩笑？——你怎麼想起來的？

博 | 呀，甚麼地方中心，甚麼世界生活會萃的地點，這不過是你聽見市鎮上的人這樣說。他們常時說這類的話。

亞 | 不錯，我爽快說，我覺得也是一樣。

博 | 可是他們的話老實沒一字是真的，你曉得——對於我們永居住這兒的人說，簡直不真。譬如外面偌大的世界，要到半夜太陽出的時候，才經過我們的門口，這同我們有甚麼關係呢？斷不能爲着我們半夜出太陽。哦不成，我們一定歡喜丟開這兒去過我們的日子，不願困在這魚塘裏面。

亞 | (挨近她坐下) 現在告訴我，博 | 小姐 | 我疑惑有沒有件事或者別的事，
| 我以為有件特別的事 | 是你常時渴望的，在府上這兒？

博 | 呢，或許有。

亞 | 那麼，是甚麼呢？你渴望甚麼呢？

博 | 大半跑出去？

亞 | 這事頂重要嗎。

博 | 是的。其次就是多學一點，得點真正的普通常識。

亞 | 當我教你讀書的時候，令尊常時說他要送你進高等學校。

博 | 哦是的，可憐的父親， | 他說許多的事哩。可是當事情發生的時候，就

| 唉，父親沒有真正的能力。

亞 | 沒有，不幸啦 | 我想他沒有。可是你未曾向他談過這事嗎？向他嚴重

的爭執嗎，我以為？

博 | 不會，我說不上我曾經做過。

亞 | 現在當真的，博小姐，你應該這樣做；不然太遲了。爲甚麼你不肯呢？

博 | 哦，因爲我也沒有真正的能力；我想我的情形或許同家父的相仿。

亞 | 哼——我奇怪你總沒曾把你自己待不公道，是不是？

博 | 哦沒曾，說起來我心裏難過。家父那里有功夫想到我和我的將來——簡

直沒有這個意思。他把這類的事情盡力拋開；他的全副精神都用去同

艾梨妲要好——

亞 | 同誰？——怎麼？——

博 | 我是說他同我的後娘——（打斷說話）爹媽二人只顧過他們自己的活，

你瞧。

亞 | 對了，你有偌多的理由更好跑走了。

博 | 不錯，可是同時我又不覺得我有權柄可以跑走——離開我的父親。

亞 | 可是我親愛的博勒塔，你總有一天要離開他，無論怎麼樣；既然如此，爲甚麼延宕？

博 | 是的，我想沒有甚麼理由。我自自然應該替我自己設想，找一個位子安身。一旦家父去世，我就沒人依靠。——可是可憐的父親，——一想到離開他，我就害怕起來。

亞 | 害怕？

博 | 不錯，爲他自己的原故。

亞 | 可是，天呀，你的繼母怎樣呢？她將來仍然同他一塊住哩。

博 | 不錯，那是真的。可是她不會料理家務，我的親娘就知道要怎樣辦才有條不紊。有許多事情她看都不看——或許將來也不看——或者她要勞煩她自己一下。我不知道處置這樁事體用着那種方法。

亞 | 哼，——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

博 | 可憐的爹爹，——他的爲人，不免有些弱點。我敢說你自己已經察覺了。

你看他沒有足穀的事情，可以填滿他的全部時候；並且她呢，完全不能給他點幫助。——這個情形，有一半是他的過錯，無論如何。

亞 | 怎樣如此呢？

博 | 哦，家父常常喜歡凡圍繞他的人，都是春風滿面；家庭裏必定要有發揚，有和氣，他說。所以爹爹常時放縱她，我恐怕就像給她的藥吃，日子久就沒效驗了。

亞 | 你當真的這樣想嗎？

博 | 是的，我不能把這個意思拋開。她每每奇怪極嘍。（加重聲調。）可是我一定要待在家中，覺得有些困難，是不是對於爹爹老實沒有甚麼利益，並且我不敢斷定覺得我也沒有對於我自家的責任。

亞 | 我一定要告訴你那個，我親愛的博勒塔，——我們既談這事，必須審慎周

詳。

博 | 哦，說一陣也沒有大用處；我敢說生生來就在這魚塘中過活罷了。

亞 | 不盡然。這個完全靠你自己。

博 | (懇切的樣子) 你這樣想嗎？

亞 | 是的，相信我吧；這個完全在你自己的手中，單獨在你自己的手中。

博 | 哦，倘若果然！——你的意思是想去向我的父親替我說好話嗎？

亞 | 我也要做那個。可是首先我要爽快明瞭向你個人說，我親愛的博小

姐。(朝左邊看出去) 別開聲！別使人注意我們所說的事；我們隨後再談

完我們的話吧。

(艾) 從左邊進來。他沒戴帽，可是有個輕圍膊搭在頭上肩上。

艾 | (精神清爽的樣子) 這兒真好！真舒服！

亞 | (站起來) 你到外面去溜澁嗎？

艾 | 是的，同着范格爾溜漣很久很有趣。現在我們要出去坐船了。

博 | 您不坐下嗎？

艾 | 不，謝謝你；我恐怕不能坐。

博 | （順着橈子讓開。）有許多空地方。

艾 | （走。）不不不，我恐怕不能坐；我恐怕不能坐。

亞 | 你去溜漣，當真有益。似乎溜漣一陣使你高興起來。

艾 | 哦，我覺得十分舒服！我覺得說不出口的快活！老實安逸！老實安逸——（朝

左邊看出去。）那兒來的那支大船是甚麼船？

博 | （站起來，看出去。）那必定是支英國的大船。

亞 | 他們挨近浮標下錨了。那支船大概停在這兒嗎？

博 | 不過半點鐘的光景；他還得開進港口來。

艾 | 明天又要出港；到寬闊的大海中去；真正是去泛海。想起坐這支船去！

倘若一個人只能殼！倘若一個人只能殼！

亞 你不曾在海上航行過遠路嗎，范太太？

艾 我一生決沒有；只是在海灣內航行過近路。

博（嘆氣）哦，沒有，我們不得不忍耐這個乾燥無味的陸地。

亞 呃，無論怎樣，那是天造地設，莫可如何的。

艾 不是，我到底不這樣想。

亞 不是乾燥無味的陸地？

艾 不是，我不相信我們離不掉這乾燥無味的陸地。我相信設若我們開

首就與海熟習，生活在海上——或者在海中——這個時候我們的生活一定

比現在更加意；——比較上又好又快樂。

亞 你當真相信這樣嗎？

艾 是的，無論怎樣這是我的理論。我常常對范格爾講。

亞 | 自然！他？

艾 | 哦，他想其中或許有點道理。

亞 | (說笑) 好，誰知道？可是事情既做便做了。我們雖然一時轉向錯路，並

且把陸地動物當作海中動物。假如將這些事情仔細思量一番，我恐怕現在時間太晚不能把不對證明他是對。

艾 | 對的，那是的確對的。並且我相信人人都有他們自己天生就的感情——纏繞他們就像祕密的憂愁和悔恨一般。相信我，這個就是人類愁悶的根基。我決定他有這個作用。

亞 | 可是我親愛的范太太，——我從來不覺得人人都是焦愁得這樣厲害。我和你相反，敢說人人生活差不多都是快樂的和平的，——有一個大的，安穩的，不知覺的歡喜。

艾 | 哦不是，不是這樣。那個歡喜——就恰像我們的歡喜在又長又舒服的

夏天一樣。他的中間，就有黑暗將到的預兆。並且這個預兆射他的黑影在人類快樂上，——恰如漂蕩的雲霧射他的黑影在海灣上一樣。那兒原來有一片青色和陽光；隨後忽然——

博 | 你不必這樣憂愁。方才你非常快樂，非常歡喜——

艾 | 是的是的，我是這樣。這些都是——是我的傻處。（周圍看，不安的樣子。）

倘若范格爾來這兒。他允許我非常忠實；可是還不見他來。他一定搞忘嘍。亞先生，請你去替我找他一找吧。

亞 | 好，我樂意去。

艾 | 告訴他老實一定立刻就來；因為我現在不能見他——

亞 | 不見他？——

艾 | 哦，你不明白我。當他不在的時候，我每每記不起他是甚麼樣子；那麼，我就像完全把他失掉的一樣——這真是可怕，真是痛苦。請你去吧！

(他朝池子的那方走。)

博 | (向亞) 我同你去；你不知——

亞 | 哦，別麻煩我；我隨後再布置——

博 | (低聲說) 別去，別去，我心不安。 我恐怕他在那船上。

亞 | 恐怕？——

博 | 是的，若是旅客中間有他知道的人，他大致要去看他；並且船上有賣點

心的地方——

亞 | 呀！那麼，來呀！

(他同博朝左邊走出去。)

(艾站着一下，向池子瞧。時時自言自語，就低聲的，斷的，不全的話。)

(在花園籬笆外面路上，一個穿旅行衣服的陌生人從左邊進來。他有短而紅的頭髮和鬍鬚，戴頂蘇格蘭的帽子，並且有個旅行囊，用

皮帶繫着，橫掛肩上。

陌生人（順着籬笆慢慢兒走，朝花園裏面看。當他看見艾，他就止步。又

專心又考究的樣子瞧着他，並且溫和說。晚上好呀，艾梨姐！

艾（轉過身來並且喊出）：哦，我的好人兒——你終歸來了！

陌生人 是的，終歸要來。

艾（瞧他，驚惶且恐怕）：你是誰？你是來這兒找人嗎？

陌生人 你知道我是誰。

艾（驚詫）：這是甚麼話？你對我說得好稀奇！你來找誰？

陌生人 你知道我是來找你的。

艾（驚）：哎呀！（瞧他一下，向後退，發出一個半悶聲的呼叫。）眼睛！眼睛！

陌生人 好了，——你到後來才認識我嗎，是不是？我一見你就認識了，艾梨姐。

艾 眼睛！別做那樣子看我！我要喊救！

陌生人 別響！別響！用不着害怕。我不會害你。

艾 (用手蒙眼) 別做那樣子看我，我說！

陌生人 (靠膀臂在花園籬笆上) 我坐英國輪船來。

艾 (瑟縮的樣子看着他) 你來找我做甚麼？

陌生人 我已經承認我一定再來，剛剛我能——

艾 走！再走開！決不——決不要再來這兒！我已經寫信告訴你我們兩人的關係必須完全斷絕！一切的關係！你知道我已經做了！

陌生人 (不動感情，不回答) 我總想早些時到你這搭來，可是做不到。我終歸找着條路；我現在到這搭了，艾梨姐。

艾 你來找我做甚麼？你想些甚麼事體？你來這兒幹嗎？

陌生人 你完全知道我來帶你同我去。

艾 (瑟縮退後，恐怖樣子) 帶我去！那就是你的來意嗎？

陌生人 是的，自然。

艾 可是你曉得的確我現在嫁人了！

陌生人 是的，我曉得。

艾 仍然！——雖然如此，你來——來——帶我去！

陌生人 是的，你看清楚我是這樣了。

艾（用一對手抱着他的頭）哦，這個可怕的！——哦，這個恐怕，這個恐怕！——

陌生人 或許你不願意來嘍！

艾（精神錯亂）別做那樣子看我！

陌生人 你不願意來嗎，我問你？

艾 不，不，不！我不願意！始終決不願意！我不願意，我說。我既然不能，又不願

意！（聲音較低）我不敢，隨便甚麼。

陌生人（爬過籬笆進花園來）那麼很好，艾梨姐——在我走之先，讓我告訴

你一件簡單的事。

艾 (想逃開, 可是不能, 他站着好像害怕軟了勁, 靠在接近池子的樹樁上)。

別摩我! 別接近我! 別動! 別摩我, 我說!

陌生人 (謹慎向她走上一兩步) 你不要害怕我, 艾梨姐,

艾 (用手蒙眼) 別做那樣子看我!

陌生人 不要害怕, 不要害怕。

(范醫生穿過花園從左邊來)

范 (在他完全出樹林之先) 喂, 我使你等了好一會。

艾 (衝到他前面去, 緊抱他的膀臂喊叫) 哦范格爾, 救我! 救我! 請你救我!

范 艾梨姐, 甚麼事!

艾 救我, 范格爾! 你不見他嗎? 他站在那兒!

范 (看那陌生人) 那個在那兒? (向着他走) 請問你是誰? 爲甚麼你進這花

園來？

陌生人（點頭，指着艾）我要同她說話。

范 當真。那麼，我想你就是——（向艾）我聽見有個陌生人到家裏來找你。

陌生人 是的，就是我。

范 你來找我的妻子做甚麼？（轉身）你認識他嗎，艾梨姐？

艾（溫言，他的兩手相捏）我認識他嗎？是，是！

范（快說）真的？

艾 哦，就是他，范格爾！就是他！——你知道！

范 甚麼？你說甚麼？（轉身）你的名字是約翰斯登嗎，你會——

陌生人 好——你可以隨便叫我做約翰斯登。雖然不是我的名字。

范 不是？

陌生人 現在不是，不是我的名字。

范 | 你來找我的妻子做甚麼？你自然知道招呼燈塔的人的女兒嫁了人好幾年。你也一定知道誰是他的丈夫。

陌生人 | 我知道這回事三年多了。

艾 | (懇切樣子) 怎樣你會知道呢？

陌生人 | 我回來找你正在路上的時候。我偶爾瞧見一章舊報——一章這部分地方的報；在他的上面有你結婚的廣告。

艾 | (一直往前看) 我結婚——所以那就是——

陌生人 | 這回事來得很奇怪。因為那戒指的連攏——那也是一種結婚，艾 | 梨姐。

艾 | (用雙手蒙着臉) 哦！——

范 | 你敢？——

陌生人 | 你忘掉那回事嗎？

艾（叫出，似乎她覺得他的注視。）別屢屢做那樣子看我！

范（同他對面。）你有甚麼話好好的對我講吧，別找他。現在簡單對你說

——既然你曉得這個情形——你到這兒能彀做些甚麼？爲甚麼你來這兒找

我的妻子？

陌生人 我曾經向艾梨姐發過誓，只要能彀辦得到，我必定立刻回來找他。

范 艾梨姐還有甚麼！

陌生人 並且艾梨姐忠實允許等着我，待我回來。

范 我看你叫我妻子的小名。這種親密的態度這兒不常見。

陌生人 我知道得很清楚。可是他首先屬於我！

范 屬於你，仍然！

艾（縮在范格爾背後。）哦——他決不放棄我自由！

范 屬於你！你說她屬於你！

陌生人 他曾告訴過你那兩個戒指的故事沒有我的戒指同艾梨姐的？

范 不錯，老實的。可是你要做甚麼？他隨後再斷絕這個關係。你已經收到他的信件；當然你對於這回事完全清楚。

陌生人 艾梨姐同我都承認兩個戒指連攏起來，就完全和當真的結婚無異。

艾 可是我不承認，我告訴你在這一世我決不同你辦交涉！別做那樣子看我！我一定不，我告訴你！

范 若是你想能殼來這兒把像那樣的兒戲當成正當的要求，那麼，你一定瘋了。

陌生人 那是真的。不消你說，我一定沒有權利去要求他。

范 那麼，你要做甚麼呢？你不能妄想你能從我這兒把他取去，憑着武力，——違背他自己的意志！

陌生人 不能那樣做。有甚麼用處？假若艾梨姐是我的，他一定可以由他自己的自由意志生出結果。

艾 | (驚起並且叫出) 由我自己的自由意志！

范 | 你還能想！

艾 | (對他自己說) 我自己的自由意志！

范 | 你一定是精神不管事了。請走吧！我們和你沒有交涉了。

陌生人 (看他的表) 我要再上船的時間快到了。(向前一步) 好好，艾梨

姐——現在我已經做了我從前一定要做的事。(再近些) 我已經踐了我給你的約。

艾 | (哀求貌，瑟縮過開) 哦，別摩我！

陌生人 我讓你一直等到明晚上細想一番！

范 | 沒有甚麼事可以細想。趕快離開這地方！

陌生人（仍然向艾）我現在要到海灣裏船上去；明天晚上我將要回來，那時我願意再會見你。你一定要在花園裏面這搭等着我，因為我很願意單獨同你了結這樁事體，你知道的。

艾（低聲並且發抖）哦，你聽見那話嗎，范格爾？

范 不要害怕。我們將來想法子阻止他再來。

陌生人 現在請了吧，艾梨姐。明晚上一定。

艾（請求的聲音）哦不，不！明晚上不要來，決不要再來！

陌生人 並且若是在那時候你有個決心同我航海去——

艾 哦，別做那樣子看我——

陌生人 我只是以為在那種情形你必得預備動身。

范 到屋子裏去吧，艾梨姐。

艾 我不能。哦，救我！救我！范格爾！

陌生人 因爲你一定要記着這個，若是你明天不同我去，一切事就從此完了。

艾 | (看他發抖。) 一切事就從此完了嗎？永遠？

陌生人 (點頭。) 決不食言，艾梨姐！我決不轉回這地方來，你決不能再見我，也不能聽見我的消息了。我卽如已經永遠死了的一樣。

艾 | (呼吸不安。) 哦！

陌生人 所以你要仔細想你所做的事。請了吧。(他爬翻籬笆，停止，並且說。) 呃，艾梨姐，——明晚預備動身；因爲我一定要來帶你去。

(他又慢又安靜順着路朝左邊走出去。)

艾 | (朝背後看他一下。) 由我自己的自由意志，他說。細想那個——他說我定要我自己的自由意志同他去。

范 | 放心罷，放心罷。他現在去了，你決不要再見他。

艾 | 哦，你怎樣能說那話？他明晚還要來。

范 | 讓他來；我一定要他會不着你。

艾 | (擺頭) 哦，范格爾，別想你能禁止他，

范 | 我能，我最親愛的——仗着我。

艾 | (不言，不睬他) 甚麼時候他來這兒——明晚上——甚麼時候他坐船去，渡

過這海——？

范 | 呃，甚麼事？

艾 | 我不知道他果然決不——決不再來。

范 | 不，親愛的艾梨，這一層你可以絕對的放心。此後他能設怎麼辦？他現

在已經聽見你親口說的，你同他將來沒有交涉。以後一切事都完了。

艾 | (對他自己) 那麼明天——或者決不。

范 | 即是他想再來——

艾 | (懇切貌) 怎樣呢？

范 | 呀，我們現在沒有爲難他。

艾 | 哦，別想那個。

范 | 我知道怎樣對付他了，我說！倘若沒別的方法使他平和離開你，那麼他
將要抵償謀殺船長的罪。

艾 | (語氣加重) 不，不，不！決不要那樣！我們並不知道謀殺船長的事！絕對
沒有！

范 | 我們不知道！甚麼一回事，他自己向你承認！

艾 | 不，關於那個並沒知道甚麼事！倘若你說出來我一定不承認。他不能
被拘留起來！他的地方就是寬闊的海外。那就是他的家！

范 | (瞧着她並且慢慢兒說) 呀，艾梨姐——艾梨姐！

艾 | (靠着她，多情狀) 哦親愛的人，忠實的人——從那個人那兒救我吧！

范 | (輕輕脫開身子) 來！同我來！

(林和希帶着魚竿在池子旁從右邊出來。)

林 | (快跑向艾) 哦，你以為如何，范太太——我要告訴你一件奇事！

范 | 是甚麼？

林 | 正合幻想——我看見那個美國人！

范 | 那個美國人？

艾 | 是的，我也見他。

林 | 他從花園後面繞過去，隨後就上一支英國的大船。

范 | 你在甚麼地方認識那人？

林 | 有一次我同他一塊航海。我從前完全以為他溺死了；現在他到這兒

來和在生不差分毫。

范 | 你還格外知道他的事蹟嗎？

林 | 不；但是我敢說他轉回來雪他不貞節妻子的恨。
范 | 你是甚麼意思？

艾 | 林先生正在替他刻一個像。

范 | 我一個字也不懂——

艾 | 你不久一定可以聽見所有的事蹟。

(亞同博 | 在花園籬笆之外順着路走，從左邊進來。)

博 | (向在花園中的人們說) 來瞧呀！那支英國船開進港來了。

(一支大船在同樣距離的地方慢慢開起走。)

林 | (向希挨近花園籬笆) 我敢說他今晚一定要去嚴厲對待她。

希 | (點頭) 對待他不貞節的妻子——不錯。

林 | 猜想起來——正在半夜。

希 | 我想那事情一定可怕。

艾 | (瞧那支船) 明天就 |

范 | 過了明天，決不再來了。

艾 | (溫言並發抖) 哦范格爾 | 我自己要苦死我了，救我吧！

范 | (心神不安的) 看着她。艾梨姐！我覺得這回事情的背後總有點東西。

艾 | 他的背後盡都是誘惑。

范 | 盡都是誘惑？

艾 | 那個人就像海。

(她慢慢兒走並且深思，經過花園朝左邊出去。范格爾在他的旁邊走，不安的樣子，專心觀察她。)

第四幕

(范醫生家裏花園屋子。左右都有門。後面兩堵窗子中央，有道安玻璃的門通走廊。花園的一部分可以看見在下面。一把躺椅)

和一張桌子在左方前面，右方有鋼琴一架，後面有個大花架。

地板中央有張圓桌，椅子圍繞四周。桌上擺玫瑰花正開，還有別

種植物一盆一盆的擺在屋子裏。那時正是上午。

（博坐在輪椅上，挨近桌子，在左方，正在刺繡。林坐在桌子上方的一

把椅子上。巴在花園中繪畫。希站在他的側邊注視。）

林（坐起沈默一會，兩臂靠在桌上，看博作工。）照那樣袞邊一定很難，范小姐。

博 哦不，這不很難，倘若只要能留心數得對——

林 數？你一定要數嗎？

博 是的，數針腳。看這兒。

林 屢，所以你一定據我看來，這個差不多是種藝術。你也能製圖案嗎？

博 哦是的，當我有個樣本在我面前的時候。

林 簡直不能，除非有樣本嗎？

博 不能，簡直不能，除非有樣本。

林 那麼，這個便不是真正藝術，無論如何。

博 不是，這個不如說他是種——是種技能。

林 可是我想，現在，你或許能教學藝術？

博 我恐怕沒有這種技能？

林 可以，不管那個——倘若你能教常時同個真正生成的藝術家在一塊兒

博 你以為我能教從他學嗎！

林 我所說的『學』與普通意義不同。可是我以為你會漸漸學得——由一

種不可思議，范小姐。

博 那才是個奧妙的意思哩。

林（一會不響之後）你會細想——我的意思——你會把結婚這件事又仔細

又正經的想了一番嗎，范小姐？

博（看他）想到——沒有。

林 我會想過。

博 誠然；你會想過嗎？

林 是的；我常時想那一類的事；並且特別注重結婚。我讀關於這個事實

的書籍也很不少。我以為結婚可以算得一種不可思議的事；婦女似乎一天一天的完全改變過來，並且去摹倣她的丈夫。

博 去討他的歡心，你的意思，是不是？

林 不錯，正是！

博 好，可是關於他的本領——他的才幹和技能又怎樣呢？

林 哼——也罷——我奇怪本領並非——

博 | 那麼，你以為男子由讀書得來——或者由思想得來的智識——也能照這方法傳送他的妻子嗎？

林 | 是的，那個也行；漸漸的來；即如由不可思議一樣。可是自然我知道這一個事實只能發生在忠實的，要好的，並且真正快樂的結婚裏面。

博 | 或許有一路丈夫也可以照同樣的方法被他的妻子感化，你不曾遇着過嗎？可以去摹倣她，我的意思。

林 | 丈夫，不，我決不會那樣想過。

博 | 可是男女都是一樣，為甚麼不呢？

林 | 不，男子有他的職業去謀生活，你知道。並且那就是使男子堅強剛毅的張本，范小姐。他有他的謀生工作。

博 | 每個男子？

林 | 哦，不，我大概講藝術家。

博 | 你以爲藝術家結婚正當嗎？

林 | 自然一定；倘若他能找着一個人他真正愛的——

博 | 我覺得他不如只爲他的藝術生活罷了。

林 | 自然他一定；可是他雖然結婚，他還是能好好的辦事。

博 | 那麼，關於她又怎樣呢？

林 | 她誰？

博 | 他娶的婦人。她是爲甚麼才生活呢？

林 | 她也是一定爲他的藝術生活。我總想婦人那樣做一定很快樂。

博 | 哼，——我不能斷定——

林 | 哦是的，范小姐，相信我。這不光是她由他那兒可以享受所有的光耀和

榮譽；我敢說那個不過是一小部分。可是她能幫助他創造，——她常在他的旁邊能穀使他的工作光明，贊助他，還要爲他使生活完全安逸。我覺

得這一定是婦人家一樁快樂的事。

博 哦，你不承認你是何等自私！

林 我自私？天老爺！——哦，倘若你多知道我一點。——（朝她佝腰。）范小姐，——

當我不在的時候，——我將來不久是——

博 （看着他，憐惜貌。）哦，不要裝這路可悲的思想在你的腦袋裏。

林 我不知道那是很可悲。

博 你是甚麼意思？

林 大約一月的光景我要動身了，首先回家，隨後往南方去。

博 哦，我懂了。是是。

林 你將來常常牽記我嗎，范小姐？

博 是的，喜歡牽記你。

林 （喜貌。）你允許我那個嗎？

博 | 是的，我允許。

林 | 正經咧，范小姐？

博 | 正經咧。（變她的音調。）哦，可是這個有甚麼用處？允許你一陣還是空

空洞洞的。

林 | 你怎麼說那樣話？我知道你在家想念我，我是很喜歡的。

博 | 是，可是你還有些甚麼？

林 | 好，還有些甚麼，我就不能決定了——

博 | 我也不能。我似乎覺得有許多事情不能實現，每一件可能的事情也

實現不了。

林 | 不可思議的事或者別的事可以實現。好運氣的來——或者那一類的

事。因為我相信我的運氣到還不錯。

博 | （打起精神。）是，那到不錯！你當真這樣想！

林 是的，我完全相信。那麼——幾年之間——當我再回來的時候，我是個著名的雕刻家，有許多錢，並且也可以——

博 是，是；讓我們看你去。

林 你可以完全相信——倘若只要你忠實的，誠摯的想念我，當我到南方去的時候。那你就曾經允許要做的。

博 是，我已經允許。（擺她的頭。）可是這個仍然是空空洞洞。

林 不空洞，范小姐，最少這個總要實現，我將要把我的羣集圖容易一點並且快一點做成功。

博 你這樣設想嗎？

林 是的，我覺得我是這樣想。並且我想這個也可以刺激你，——在這兒與世隔絕的地方——知道你似乎幫助我創造。

博 （看着他。） 呃——可是你幫助你？

林 我？

博 (朝花園看出去) 嚇！我們講旁的事吧；亞先生來了。

(看見亞在花園中，在左邊。他止步並且向巴和希說話。)

林 你愛你從前的老師嗎，范小姐？

博 我愛他嗎？

林 是的，我說你愛他不愛？

博 哦是的，我當然愛；他是個好朋友又是個好顧問。只要他能穀，他總常

常準備幫你的忙。

林 他從來沒有娶過親，這不奇嗎？

博 你以為這個很奇嗎，是不是？

林 是的；他說他的境遇好。

博 我想他是這樣。可是這是很不容易的事，他要找個願嫁他的人。

林 爲甚麼？

博 哦，他對於所認識的女子差不多都是她們的老師。他自己這樣說。

林 可是那有甚麼關係呢？

博 爲甚麼，自然，大凡女子都不願嫁她的老師！

林 你不以爲女子也許愛她的老師嗎？

博 等到他長大之後就不愛了。

林 噫！好奇！

博 (警告貌。) 嚇噫！嚇噫！

(巴) 立刻收拾他的東西，經過花園朝右邊帶起出去。 希幫助他。 亞

上走廊來，進屋子裏去。

亞 早晨好呀，我親愛的博勒塔。 早晨好，呃——先生——先生——哼！

(他現煩惱的樣子，向林冷淡點頭，林站起來鞠躬。)

博 | (站起來走向亞) | 早晨好, 亞 | 先生。

亞 | 今天你們好呀?

博 | 謝謝; 很好。

亞 | 今天你的繼母又去洗澡嗎?

博 | 沒有, 她起來就在她的屋子裏。

亞 | 不甚好嗎?

博 | 我不知道。 她把她自己關在屋內。

亞 | 哼 | 她關?

林 | 范太太昨天似乎爲着那個美國人弄得心神不安。

亞 | 你知道些甚麼?

林 | 我告訴范太太我曾經看見他的肉身繞過花園背後。

亞 | 哦誠然。

博 | (向亞) 你和爹爹昨夜坐談很晚，是不是？

亞 | 是的，很晚。我們有個重要問題研究。

博 | 你向他說及關於我和我的事沒有？

亞 | 沒有，我親愛的博勒塔。我不能管那個；他的全副精神都用去對待旁的事去了。

博 | (歎氣) 哦是的，——他常常如此。

亞 | (看着她，用意貌) 請你記着。關於這些事你和我一定要再細談，不久就談。——現在令尊在那兒？他出去沒有？

博 | 我想他一定在手術室裏。讓我去找他來。

亞 | 不，謝你，別去。我寧可自己到他那兒去。

博 | (朝左邊聽) 待一會，亞先生。我想我聽見爹爹下樓來了。不錯。他一定上樓去陪她來。

(范醫生由左邊的門進來。)

范 (伸出手向亞) 呀，我的老友，你已經來這兒嗎？你這人真好，肯來這樣早；
仍然有幾樁事情我要找你商量。

博 (向林) 我們到花園裏去同希爾姐玩一會嗎？

林 十分願意，范小姐。

(他同博走進花園，往背景的樹林中去。)

亞 (他望着他們出去，轉向范) 那個年青人你很知道他嗎？

范 不知道很少。

亞 那麼，你願意他常同女孩們一塊嗎？

范 他常同他們一塊？我老實沒有注意。

亞 你不以為你應該留意那一類事嗎？

范 是的，那到無疑，你是對。可是，天呀，一個人能做甚麼？女孩們自己照顧

自己；他們並不會從我這兒或艾梨姐那兒得一個字的指導。

亞 | 甚至沒有從她？

范 | 沒有。並且我不能希望她干與這些事；這個完全與她無關。（打斷說

話。）可是這些話不是我們現在要談的。告訴我——你會仔細想過這回

事麼——想我昨夜告訴你的事？

亞 | 自從我們分手後我並沒想到別樣事。

范 | 你想這回事我應該怎樣做？

亞 | 我親愛的大夫，我想你是個醫生，應當比較我懂得多。

范 | 哦，倘若只要你知道這是何等困難，一個醫生去診視他最愛的情人的

病，想下一個有效斷案，並且這個不是普通的毛病——平常的醫生不能診

斷，平常的藥物也不能治療。

亞 | 她今天怎樣？

范 | 我方纔上樓去看她，她的樣子十分平靜。可是在她一切性情的背後，似乎有件東西隱藏起來，完全使我不知。那麼，她是這樣不常——這樣屢次——這樣難免忽然改變。

亞 | 那是關於她的精神衰弱，簡直無疑的。

范 | 不盡然。她天生來就有這個胚胎。艾梨姐生在海上人家；那就是困難的地方了。

亞 | 你正確的意思是甚麼，我親愛的丈夫？

范 | 生在海上的人就如同與世界隔離的民族一樣，你會注意過嗎？他們似乎差不多海就是他們的性命。他們的思想中，感情中，都裝有海上大浪潮漲潮退。並且他們決不耐遷移。哦，我以前應該想一下。這是椿對不起艾梨姐的事，把她從海上帶到這兒來。

亞 | 你會調查出來是這宗情形嗎？

范 | 是的，屢屢如此；可是我理應早先知道。 哦，我那時並非不知道，可是我自己未曾關心。 我非常愛她，你看！終歸還是我首先衛向自己。 老實說，我那時完全自私自利。

亞 | 哼，——我恐怕無論甚麼人處那宗情形都有點兒自私自利。 可是我不能說我會知道你有那個弱點，范大夫。

范 | (走上走下不安貌。) 哦！我自來就是這樣的毛病。 我的年齡比較她非常之大；我對於她簡直可以做父親，做領袖。 我理應盡我的力量去發展而且純潔她的智慧。 可是這類的事，我一樣都沒有做，真是不幸。 我的能力不充足，你知道！老實說，我很願意她和以前一樣。 可是後來她一天不如一天，我究竟想不出法來，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。(低聲) 這就是爲甚麼我要你曉得我的困難，並且要請你到我們這兒來的原故。

亞 | (看着他，驚奇貌。) 甚麼！那就是你寫信送我的原故嗎？

范 是的；可是別說了。

亞 我親愛的大夫，——在世界上有甚麼——甚麼好事你以為我能彀做？我不懂得。

范 不能，自然你不能做；我追索錯了。我想像艾梨姐看上過你，並且她仍舊有個暗傾向朝你的一方。所以我想這樣一做，也許可以使她好起來，她得再見你並且得同你談談舊事。

亞 那麼，你的稿中說有個人在這兒等着並且——並且也許渴望我，那一定是尊夫人！

范 是的；還有誰嗎？

亞 (快說) 自然，自然。——可是我那時不懂得你。

范 自然不懂，我方才說過。我完全追索錯了。

亞 你還說你自己自私自利！

范 哦，我有這樣贖不了的大錯。我覺得無論甚麼方法，只要稍能安慰她的心一下，我不敢不採納。

亞 這個陌生人，有種勢力挾制她，你到底怎樣解釋？

范 哼，我的老友——對於那個不容解釋的問題，可以由幾方面看。

亞 其中有不可解的事嗎？你以為完全不可解？

范 現在不可解，無論如何。

亞 你相信這宗事嗎？

范 我既不相信，又不得不相信。我只是莫名其妙。所以我把我的判斷

力停頓了。

亞 可是告訴我一件事：她對於小孩眼睛的那個怪誕不經的思想——

范（懇切的樣子）我最少也不相信關於眼睛的那個事情！我不相信這一

類事！這必是她心中的純粹想像，沒有別的東西。

亞 | 你注意那人的眼睛麼，當你昨天見他的時候？

范 | 是的，我自然看見。

亞 | 你找出不同的地方來沒有？

范 | (作遁辭) 哼——我不知道怎樣說。那時天色不甚光亮，當我看見他的

時候；並且，艾梨姐預先常說這個相同——我想不到這是可能的事，當我觀察他的時候不夾成見。

亞 | 想不到，想不到，也許完全想不到。可是再由別點觀察：這個恐怖和不安到她的身上的時候，恰正是這個陌生人似乎回家在途中的時候嗎？

范 | 你很明白——那又是一種迷信，自從前天，她憑空懸揣和夢想所起來的。這宗事情對於她無論如何來得不是這樣快——這樣急迫——照她現在的情形。可是自從她由那個年青人林格斯蘭那兒聽見約翰斯登，或是弗利曼——或是無論他叫甚麼名字——三年前回家在途中的時候——三月

間——她確實講她自己就在那一個月她精神上的困苦就來了。

亞 這事不是那時發生的嗎？

范 完全不，從那時起，這事老早就有正確的證候了。——這是當真的，她碰着——偶然碰着——在三月間的確有個稍微沈重的感冒，三年之前——

亞 隨後呢！

范 哦，可是那個很容易說明，由情形而論——那個情形——她碰着在那時的。亞 那麼，這個解釋可以由兩邊講。

范（他的兩手相握。）沒有能力去幫助她了！甚麼方法也不行了！沒有救濟

亞 假如你決定你的意思變更居住——搬移到別的地方去，在那兒她可以生活在那種似乎比較像老家的情形之下，你以為如何？

范 老亞你以為我不會向她說過嗎？我建議我們應該搬到霞威克港外去。

可是她不願意。

亞 她都不願意嗎？

范 不願意。她想這沒有用處；我敢說她也是對。

亞 哼——你這樣想嗎？

范 是的；並且——仔細想這個事情——我老實不知道我要怎樣辦才好。我想不到我是正當，爲女孩們的原故，搬到那無人到的角上去。到後來，她們住在那兒無論如何總有一天要有個嫁人的機會。

亞 嫁人？你的心上已經常常念着那個嗎？

范 是的，自然；我也想到那個！可是那麼——由別方面看起來——想到我的又可憐又受苦的艾梨姐——哦，老亞——無論何時，我一回想，我似乎站在水火的中間！

亞 你或許不必爲博勒塔擔憂——（打斷說話）——我不知甚麼地方她——甚麼

地方他們去了？

（他走上打開門，並且看出去。）

范 | （在鋼琴的旁邊。）哦，我很願意做些無論甚麼可能的犧牲——爲她們三個。——倘若只要是我知道的——

（艾梨姐由左邊的門進來。）

艾 | （快向范醫生。）今早晨你千急別出去。

范 | 不，不一定不；我願意同你一塊在家裏。（指亞和模亞走近來。）可是你

沒有向我們的老友問候呢？

艾 | （轉身過來。）哦，你在那兒，亞先生（伸出她的手來）早晨好呀。

亞 | 你早晨好，范太太。你今天沒有照常出去洗澡嗎？

艾 | 不，不！我今天想不到去洗澡。你不願意再坐一會嗎？

亞 | 不坐，謝謝你——現在不坐。（看范格爾。）我允許女孩們我要到花園裏

去同他們一塊。

艾| 你能在花園裏找着他們嗎，只有天知道了。我決不知道他們到那兒去了。

范| 哦是的，他們或者到池塘邊去了。

亞| 我敢說我將找着他們。

(他點頭並且經過走廊進花園，向右邊出去。)

艾| 現在幾點鐘，范格爾？

范| (看他的表) 十一點過不多。

艾| 過不多；在十一點，或者過半點，今夜，那支船將要來這兒。哦，倘若時候

快完！

范| (更走近她) 親愛的艾梨姐，我有一件事要問你。

艾| 甚麼事？

范 前夜晚——在卜拉斯伯山上——你說在前三年中你常常看見他活靈活現的在你眼面前。

艾 我這樣說過。我老實對你講我曾經說過。

范 好，可是你看見他是怎樣？

艾 我看見他是怎樣？

范 我是說——當你看見他在你的面前的時候，他的樣子像甚麼？
噫，我親愛的范格爾，你自己現在知道他是甚麼樣子了。

范 他的樣子就像當你似乎看見他的時候嗎？

艾 是的，他就是那樣。

范 就像昨晚你當真看見的樣子絲毫不差嗎？

艾 是的，絲毫不差。

范 那麼，怎樣你會不能立刻就認識他呢？

艾 | (吃驚) 我不認識?

范 | 不認識。你自己隨後告訴我，起初你無論如何不知道那陌生人是誰。

艾 | (鎮定) 是的，我老實相信你說得對！那不奇怪嗎？范格爾？你想我立刻不

能認識他！

范 | 由他的眼睛你才看出來，你說——

艾 | 哦是的——他的眼睛！他的眼睛！

范 | 好，可是在卜拉斯伯山上你說他常常出現在你的面前，恰與十年前他

同你分手時的樣子一樣。

艾 | 我說那個嗎？

范 | 是的。

艾 | 那麼，他那時的樣子一定和現在很相同。

范 | 不是。前天晚上，你描寫他回家在途中的樣子，完全另是一個。十年

前他沒有鬍子，你說的。他的裝束也完全不同。那顆嵌上珠子的胸針？他沒有穿昨天那路的衣服。

艾 | 沒有，他沒有穿。

范 | (固定看着她。) 現在想一想，親愛的艾梨姐。也許你現在不能記着他
是怎麼樣子當你同他在布拉漢茂分手的時候？

艾 | (回想的樣子，閉起他的眼睛一會兒。) 不甚清楚。不能——我現在到底
記不得。那不奇怪嗎？

范 | 那樣並不甚奇怪。一個新的真的相貌到你面前來，就把以前的舊相貌
弄模糊了——所以你不能穀再覺得他。

艾 | 你這樣想嗎，范格爾？

范 | 是的，並且你把你的妄誕，幻想也弄模糊了；所以這是椿好事，把真實的
東西表現出來。

艾 | 好事！你叫他做好事嗎？

范 | 是的，這麼一來——也許可以救濟你。

艾 | (她坐下在躺椅上。) 范格爾——來這兒挨我坐。我定要告訴你我所有的思想。

范 | 是我來，親愛的艾梨姐。

(他在桌子別一邊的椅子上坐下。)

艾 | 這個老實是個大不幸——對於我們兩人——我們兩人，所有的人，定要來住在一塊。

范 | (吃驚。) 你說甚麼？

艾 | 哦是的，確是這樣——並且決不是別的。這個只能引人到不幸福——想起我們相處一塊特別的不幸福。

范 | 甚麼，我們相處有甚麼壞處——

艾 | 現在聽呀，范格爾，——這個於我們沒有用處，我們繼續下去拿虛偽待我們自己——並且拿互相對待。

范 | 我們是這樣做麼？虛偽，你說？

艾 | 是的，虛偽。無論如何——把真實遮掩起來。這個真實——純淨無飾的真實就是這個——你來那兒並且——把我買去。

范 | 買去——你說——買去？

艾 | 哦，我一點兒比不上你。我受契約的束縛同你在一塊。我把我自己賣送你。

范 | (看着她，深苦痛。) 艾梨姐，你有心這樣說嗎？

艾 | 呀，不這樣說，你要怎樣叫他呢？你不能忍耐你的家裏有個空缺；你四處去找一個新老婆——

范 | 並且爲小孩們找一個娘哩，艾梨姐。

艾 | 那個也，或者——附帶的，是那樣的。雖然——你無論如何不知道我做他們的娘，究竟合式不合式。你不過看見我同我說過話一兩次。可是你以為我，並且這樣——

范 | 噯，你僅可隨意呼他叫甚麼名字。

艾 | 我，據我的意思。——我在那時，無幫助，無伴侶，並且完全孤單一人。還有甚麼自然一點比較我去承受這個契約——當你來說供給終身生活的時候。

范 | 我老實對你說，我不是用那個眼光來着想，我親愛的艾梨姐。我忠實請求你，你願意不願意給我和小孩們分擔一點兒事情，我可以說是我自己的。

艾 | 是，你說過。可是，無論如何，我不應該承受！無論甚麼代價，我決不應該承受！我決不可賣我自己！比最下賤的苦工好——比頂貧窮的人好——由我。

自己的自由意志——由我自己的選擇！

范 | (站起來) 那麼，我們相處五六年的工夫，你豈不枉廢了麼？

艾 | 哦，你一定不要那樣想，范格爾，無論甚麼人希望可以希望的東西，我都從你那兒得着了。可是我到你家來，並非由我自己的自由意志——就是這樣

范 | (看着她) 不是由你的自由意志？

艾 | 不是；我來同你住在一塊不是由我的自己的自由意志，

范 | (輕言) 呀，我記着了——他昨天用的成語。

艾 | 全部的祕密就在那個成語當中。他爲我放一個新光明到事實上去；因此我現在完全看透他了。

范 | 你看透甚麼？

艾 | 我看透我們兩人相互的生活——完全不是真正的結婚。

范 | (悲痛貌)你說得不錯。我們現在的生活完全不是結婚。

艾 | 不是我們以前的生活；決不是；不是從發端時候的生活。(往前直看)

起初——那還可以算個真正的、實在的結婚。

范 | 起初？你說「起初」是甚麼意思？

艾 | 我的——同他。

范 | (驚訝的樣子看着她)我畢竟不能懂得你？

艾 | 哦，我親愛的范格爾，我們不要互相欺騙；也不要欺騙我們自己。

范 | 不自然！可是怎麼辦呢？

艾 | 咳，你不見嗎——我們決不能逃開這個——一個自願的定約完全同結婚

是一樣的束縛。

范 | 咳，世間有甚麼——

艾 | (站起來躁急貌)讓我離開你吧，范格爾！

范 | 艾梨姐 | 艾梨姐 |

艾 | 是的，是的——你一定要讓我！我老實對你說，終歸沒有別條路了——在我們兩人同住一塊之後。

范 | (遏制他的感情) 當真要到這步田地！

艾 | 一定要到這步田地；沒有別的結果是可能了。

范 | (看着她憂愁貌) 所以甚至在我們日常相處生活之中我不會得着你。你決不，決不會完全是我的。

艾 | 哦，范格爾——倘若只要我能愛你如像我所樂於自願的溫柔對待你照你所應得的！可是我現在十分看透了！這個決不能做得到。

范 | 那麼，離婚嗎？是不是離婚——正式的，法律上的離婚——你的意思？

艾 | 我親愛的，你究竟不明白我。我注意的並不是形式。表面上的事我覺得沒有關係。我願意的就是兩人都表同意，由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，

互相解放。

范 | (悲愁貌，慢慢點頭) 取消這個契約——是的。

艾 | (懇切貌) 正是的！取消這個契約。

范 | 此後怎樣呢，艾梨姐？以後你會想到我們的景况嗎？我們生活取甚麼方式呢——你的和我的？

艾 | 我們一定不要讓那個影響我們。將來生活的方式盡量朝最好的一邊去做。這就是我所要求你的，范格爾，——這就是要緊的事！放我自由！還我的完全自由！

范 | 艾梨姐——這是個可怕的要求你拿來向我。讓我最少要點兒工夫來定一定神，並且來找個解決。讓我們再仔細研究這樁事實一下。並且你也要給你自己些工夫去想想你要做些甚麼！

艾 | 可是到底沒有工夫花費了。你一定要還我的自由，就在今天！

范 爲甚麼今天？

艾 因爲今晚他要來。

范 (吃驚) 來！他那個陌生人對於這個了甚麼關係？

艾 我要有完全自由去會他。

范 甚麼——你究竟想做甚麼呢？

艾 我不願有藉口可以躲避，說我是別人的妻子——或者我自己沒有選擇。
因爲我的決斷力不能決斷甚麼事。

范 你講選擇選擇，艾梨姐！在這個事實中選擇！

艾 是的，我一定選擇——自由選擇一條路。我一定要有自由讓他單獨去——或者——同他去。

范 你明白你方才所說的話嗎？同他去！放你的一切命運在他的手中！
艾 我沒有放我的一切命運在你的手中嗎？並且那個——未曾想過二次。

范 那個也許如此。可是他！他完全一個陌生人！你知道得很少的一個人！
艾 我也許知道你更少；我尙且要跟你去。

范 無論如何，你已經走進的那一種生活，你知道得很清楚。可是現在現在？
在？回想一下！你現在知道甚麼？甚麼東西也不知道：甚而至於不知道他是誰——或者他是甚麼東西。

艾 (向前直看) 那是真的。可是那正是可怕的事啦。

范 是的，當真可怕——

艾 那就是爲甚麼我覺得似乎我必定要退讓這事的原故。

范 (看着她) 因爲這事對於你似乎可怕嗎？

艾 是的，恰是因爲那個。

范 (挨近些) 告訴我，艾梨姐——你講的『可怕』到底是甚麼意思。

艾 (回想) 我叫一件事實可怕——當他恐嚇而且誘惑我的時候。

范 | 誘惑？

艾 | 凡是誘惑我的大部分都是可怕——我想。

范 | (慢說) 你舍不得海呀。

艾 | 其中也有可怕。

范 | 在你自己還是一樣。 你既然恐嚇而且誘惑。

艾 | 你這樣想嗎，范格爾？

范 | 我覺得我從來當真不明白你；從來全然不明白。 現在可懂得了。

艾 | 所以你一定要放我自由！解放我從我們的互相束縛！我不是你意中的婦人，現在你自己看出來了。我們現在僅可分開由互相了解——並且由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。

范 | (悽慘貌) 這個也許是我們兩人最好的方法——分開。 可是無論如何，

我不能！對於我這就是你了，那個「可怕」的東西，艾梨姐。並且誘惑——你是

世間上第一個

艾 | 你這樣說嗎？

范 | 讓我們今天試試，不要存虛僞——平心靜氣的做點兒事。我不能穀放

你自由並且讓你今天去。我必定不——爲你的原故，艾梨姐。我拿我的

權利和我的責任來保護你。

艾 | 保護？保護我抵禦甚麼？那不是任何外力或強暴能穀恐嚇我。可怕的

事藏得更深，范格爾！可怕的事是——那個誘惑，我覺得在我自己的心中；要

去抵禦他，你能穀做些甚麼？

范 | 我能穀鼓勵你，扶助你去抵禦他。

艾 | 是的——倘若我有心去抵禦他。

范 | 你無心嗎？

艾 | 哦，那就是我不知道的了！

范 今夜一切都可解決，親愛的艾梨姐——

艾 (打斷說話) 是的，想起那個——解決快到了！永遠解決！

范 ——那麼明天——

艾 是的，明天！也許我將失掉我真正的將來！

范 你真正的——

艾 全部自由生活要失掉——我要失掉！也許——他也失掉。

范 (更低聲說話，握着她的手腕) 艾梨姐——你愛這個陌生人嗎？

艾 我愛——哦，我怎樣能講！我只知道他對於我是可怕，並且——

范 ——並且——

艾 (脫開她自己)——並且我覺得似乎我的地位與他有密切關係。

范 (埋他的頭) 我才知道。

艾 你有甚麼幫助，甚麼救濟可以向我提談？

范（看着她憂愁貌。）明天——他就去了。那麼，你就平安不苦惱了，並且那時

我許可解放你而且讓你去。我們取消契約，艾梨姐。

艾 哦范格爾——明天——那太晏了——

范（朝花園看出去。）小孩們——小孩們無論如何，讓我們去保護他們——現在。

（亞博希和林出現在花園中。林沒有進屋就告辭，朝左邊走出去。

別的人走進屋來。）

亞 呀，我告訴你我們正在圖大計畫——

希 今晚我們要往海灣上去，並且——

博 不，不要說！

范 我們兩個也正在圖計畫。

亞 呀——當真的？

范 | 明天艾梨姐準備往霞威克去——一會兒。
博 | 走開？

亞 | 那就好極了，范太太。

范 | 艾梨姐要再往家裏去；挨海的家。

希 | (對艾略帶粗齒。) 你要走開嗎？從我們走開！

艾 | (吃驚。) 甚麼。希爾姐！有你甚麼相干？

希 | (遏制她自己。) 哦，完全不相干。(低聲說，從她那兒轉過身來。) 千萬滾
吧！

博 | (憂慮貌。) 爹爹，我覺得——你也要走開——往霞威克去！

范 | 不去，一定不！我或許有時要出去——

博 | 要回家——

范 | 是的，回家——

博 | 有時回家，我設想。

范 | 我的兒呀，當然如此。（他走開。）

亞 | 〔耳語〕我不久有件事要對你說，博勒塔。

（他走到范格爾那邊去。他們低聲說話，在門旁邊。）

艾 | 〔溫言，向博勒塔〕希爾姐幹些甚麼？他似乎完全瘋了。

博 | 你從來不覺得希爾姐渴望的東西嗎，一天過去一天？

艾 | 渴望？

博 | 自從你一到家來就渴望！

艾 | 不，不——是些甚麼？

博 | 你的一句親熱話。

艾 | 呀！甚麼事都能辦，只要我在這兒有事做！

（她抱起手在頭上並且固定一直看，似乎一個遏制思想和感情的犧牲）

牲，鎮定自己。

(范和亞走向前來一路耳語。)

(博走去，看右邊的廂房。隨後她把門大開。)

博 | 喂，爹爹——早飯擺在桌上了。——

范 | (用強力鎮靜。) 擺好嗎，孩子？好了。請來，亞先生！我們定要來喝杯餞別

酒——餞別「海上夫人。」

(他們朝右邊的門走出去。)

第五幕

(范醫生花園的遠角上，鯉魚塘邊。深濃的夏天黃昏色。)

(亞博林和希在海灣中小船上，正在順着海岸由左邊划起來。)

希 | 看，我們容易由這兒跳上岸去啦！
亞 | 不成，不成，別做那個！

林 我不能跳，希小姐。

希 你也不能跳嗎，亞先生？

亞 我恐怕不能。

博 讓我們到浴室坎子邊上岸。

（他們划船到左邊。）

（那時節巴利斯特從右邊出現，在路上，帶着音樂器械和一支法國號。他問候在船上的人，轉過身來，並且向他們說話。他們的答應可

以遠遠聽見。）

巴 你們說些甚麼？——是的，自然這個是光寵那支英國輪船的。這是他今年最後的行程了。可是倘若你們要聽音樂，你們就不要划船太久。（喊出來。）甚麼？擺他的頭。）聽不見你們說些甚麼！

（艾從左邊進來，她的頭上披個肩巾，范醫生跟隨在後。）

范 | 可是，我親愛的艾梨姐，我老實對你說還有許多時候。

艾 | 沒有，沒有，——沒有了！他快來了！

巴 | 在外面花園籬笆的旁邊。呀，晚上好呀，大夫！你晚上好，范太太！

范 | （注意他）哦，你在那兒嗎？今晚再有音樂嗎？

巴 | 是的。音樂會提議把他所能的都一齊擺出來。這一季到不缺少慶

賀的機會了。今夜晚他光寵那個英國人。

艾 | 那支英國輪船！已經看見了嗎？

巴 | 尚未看見；可是你見他開向海灣來——在羣島中間。那不過是你的想

像。

艾 | 是的，——那是真的。

范 | （一半向艾）這是最後的行程。過了今晚上，我們不再見他了。

巴 | 一個愁悶的思想，大夫。可是那就是我爲甚麼要光寵他的原故，照我

在先所說的。呀，是的。呀，是的！幸福的夏天時候快完了。「一切海峽不久將爲冰所封了，」照他們在悲劇中所說的。

（原注——巴引的句子是從 Oehlenschläger 的 Haken Jarl 來的。）

艾 | 一切海峽爲冰所封，——是的。

巴 | 可悲的回想！現在我們做了幾星期，幾月的夏天快樂人；這是樁難事使一個人去調和遷就那倒楣的日子。起初，就是那樣說；因爲人些能穀使他們服——服——服水土，范太太。是的，他們自然能穀。

（他鞠躬並且朝左邊出去。）

艾 | （朝海灣看出去。）哦，這個苦痛的不決定！這個不能忍耐的最後半點鐘在決定之前！

范 | 那麼，你自己還要同他商量嗎？

艾 | 我自己定要同他商量；因爲我定要自己選擇由我自己的自由意志。

范 | 你沒有選擇，艾梨姐。不准你選擇——我不准你。

艾 | 你斷不能禁止我的選擇；你不能，無論何人也不能。你能禁止我同他

去——同他聯合在一塊——倘若我要那樣選擇。你能用武力扣留我在這

兒，違背我的意志。你只能這樣做。可是我內部靈魂的選擇——我選擇

他不選擇你，——假如我應當而且一定要這麼選擇，——那你可不能禁止。

范 | 不能，你是不錯；我不能禁止那個。

艾 | 並且我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幫助我抵抵！在這兒家裏沒有甚麼東西能

黏黏着我，束縛我。我完全無心在你家，范格爾。小孩們不是我的——他

們的心，我的意思。他們決不是我的。——當我走開——假若我一定要走開

——也許今夜同他去，也許明朝往霞威克去，——我沒有把鑰匙丟下來，沒有

一件事務留在我背後，在世間上差不多一無所有。你看出來我是怎麼

樣的無心在你家；我怎麼樣的與每一件事完全不相干，自從起首到你家

的那一刻。

范 | 是你自己願意如此。

艾 | 不是，我不是這樣。翻去覆來我並沒有心這樣做。我到你家的那一天，找出事情來的時候，只是把他擱置下來。這是你——並非別人——願意這樣做。

范 | 我以為那麼做是待承你最好啦。

艾 | 哦是的，范格爾，我知道得很清楚，可是現在一切事情必定要賠償；他將要有他的報復。現在這兒沒有東西有甚麼束縛力量來挾制我——沒有東西扶持我——沒有東西幫助我。沒有相當的誘惑在我們平常生活頂寶貴之中。

范 | 我看穿那個很透澈，艾梨妲；所以從明天起你一定再有你的自由。從此以後，你一定去做你自己的生活。

艾 | 你叫那個是我自己的生活！哦不成，我自己的真正生活滑入在一個謬誤坑陷中，當我把他聯合同你的一塊的時節。（緊握她的手在一塊，害怕吃驚的樣子。）並且現在——今晚——半點鐘內——我曾經拋棄的那個人將要來這兒——那個人，對於他我的忠實是神聖不可侵犯，他的對於我也如此！現在他快要來給我——這是最後的一次而且只有這一次——一個從新開始生活的機會——我自己真正的生活——這宗生活曾經恐嚇過我，誘惑過我——並且我不能拋開他。不能拋開由我自己的自由意志。

范 | 那正是為甚麼你要求你的丈夫——也是你的醫生——取出你手中的力來，替你做事。

艾 | 是的，范格爾，我明白那個很清楚。哦，有幾次，你可以相信，當我緊緊貼着你的時候我覺得似乎可以有安全，有和平；並且試試去抵抗恐嚇我，誘環我所有的勢力。可是我辦不到。不成，不成——我却辦不到！

范 | 來，艾梨姐——讓我們散一會步吧。

艾 | 我很願意，可是我不敢。你聽見他說過我一定要在這兒等他。

范 | 你僅管來吧。倘尙且有許多時間。

艾 | 你這樣想嗎？

范 | 許多時間，我老實對你說。

艾 | 那麼，讓我們散步一刻兒吧。

（他們向前走出，朝右邊去。同時亞和博在塘坎邊出現。）

博 | （看見退後的人們。）看那兒——

亞 | （輕言。）別響！讓他們去。

博 | 你能彀曉得最近這幾天內他們中間經過些甚麼事？

亞 | 你察覺有事嗎？

博 | 我察覺——

亞！特別的事？

博！哦，是的；許多事。你沒有察覺嗎？

亞！咳，我老實不知道——

博！你知道，我敢說你知道；不過你不肯承認罷了。

亞！你的繼母有了這回小旅行將要使她好起來。

博！你想？

亞！是的：我以為旅行對於無論那個人必是樁好事，倘若他有時略略出去一下。

博！倘若她明天離開家到霞威克去，她一定決不肯再回來了。

亞！哼，我親愛的博勒塔，你怎麼這樣想？

博！我完全相信那個。你且看！你將看着——她不肯回來。不回來當希妹

妹和我在家的時候，無論如何。

博 | 亞 | 希 | 小 | 姐 | 也 | ？

咳，或許希妹妹不甚要緊。她尙且完是個小孩；並且我相信她心中崇拜艾梨姐。可是我就不同了，你看；一個後娘，他的年紀比較自家的不甚很大

博 | 亞 | 我親愛的博勒塔——在你離家之前你也等不久了。

博 | 亞 | （懇切貌。）你這樣想？你曾經向爹爹說過那個嗎？

博 | 亞 | 是的，我曾經做過。

博 | 亞 | 呢——你怎麼說？

博 | 亞 | 哼——令尊專心在別樣思想上去了，正是現在——

博 | 亞 | 不錯，不錯，那正是我所告訴你的話。

博 | 亞 | 可是我從他那兒考察得詳細，你必不能希望任何幫助從那方面不能——

亞 | 他把他的情形很明白的擺在我面前，並且表示那一類的事他純全做
不到。

博 | (抱厭貌。) 那麼，你怎麼能毅有心留在那兒並且來戲弄我？

亞 | 我老實沒有戲弄你，親愛的博勒塔。這完全靠你自己或者你願意離

家或者不願意。

博 | 靠我，你說？

亞 | 或者你願意出去，鑽進那個世界，並且學所有你想要學的東西。或者

你願意在這兒家裏參與一切你所渴望的事情。或者你願意生活在比較快樂的情形之下，博勒塔。你說甚麼？

博 | (握他的手。) 哦好漂亮！可是一切事情完全不可能。倘若爹爹既不願意又不能——全世界上沒有別人我能依賴。

亞 | 你能毅不讓你的老——你從前的老師來幫助你嗎？

博 | 你，亞先生？你當真！

亞 | 幫助你？是的，絕頂願意，無論在言語上事實上；你總可以依靠我。那麼，

你承受我的微力嗎？告訴我！你允許不允許？

博 | 我一定允許！離開家——看看世界——學幾件東西真正有知道的價值——

做點兒事我似乎頂喜懽而且不可能！

亞 | 是的，現在一切事都在你的能力以內，倘若只要你願意。

博 | 你願意幫助我去謀這個說不出的幸福哦——可是告訴我——我能穀領

受偌大的恩惠從一個陌生人嗎？

亞 | 你完全能穀領受他從我，博勒塔。從我這兒你可以領受無論甚麼。

博 | (拉他的手) 是的，我老實以爲我可以。我不知道是甚麼恩惠，可是——

(帶一個大大激動感情的樣子) 哦——我笑也不成哭也不成爲這個高趣！

——爲純粹的幸福哦——想起我終歸要懂得甚麼是生活；我起初害怕這宗

生活將要從我滑過去。

亞 | 你無須害怕那個，親愛的博勒塔。可是現在你一定十分坦白告訴

我，有沒有甚麼東西——甚麼羈絆束縛你在這兒？

博 | 甚麼羈絆？沒有，沒有。

亞 | 完全沒有？

博 | 沒有，無論甚麼都沒有。那就是——自然爹爹是個羈絆——有幾分像。

而且希妹妹也是。可是——

亞 | 呢——你早遲總要離開令尊；並且希爾妲也有一天要向她自己生活的路去；那不過是時候的問題罷了。可是沒有別的東西束縛你嗎，博勒塔？

沒有定婚一類的事嗎？

博 | 沒有，沒有這類的事。既然沒有那麼關係，我願意到甚麼地方我僅管

往那兒去。

亞 | 那麼，倘若那個情形如此，我親愛的博勒塔——請你同我去吧。

博 | (緊握她的手) 哦，老天爺——想起來何等有趣！

亞 | 我希望你完全信任我呀？

博 | 是的，我一定信任。

亞 | 既然如此，你能把你自己和你的將來大起胆子都完全放在我手中嗎，

博勒塔？你覺得你能，你能不能？

博 | 哦，能，一定能為甚麼我不願呢？你會夾疑嗎？我的老先生——我舊日的先生，我的意思。

亞 | 不光是因為那個，我並不甚注重這回事。可是——咳——你既然是自由，

博勒塔——既然沒有羈絆束縛你——我且問你——你願意不願意——願意把你自己同我聯合起來——一輩子嗎？

博 | (吃驚往後退，害怕樣子) 哦——你說甚麼？

亞 終你的一生，博勒塔。你願意做我的妻子嗎？

博 (一半向她自己) 不成，不成，不成！這個不可能！完全不可能！

亞 這個於你完全不可能嗎？

博 你老實不能照你所說的那樣存心，亞先生(看着他) 或者——也許——你的心事就是這個嗎，當——當你提議爲我出大力的時候？

亞 現在請你稍微聽我說，博勒塔。我使你出其不意大吃一驚了。

博 哦，你怎麼能夠啓齒，——這個怎麼不——不使我吃驚！

亞 你是不錯，那到無疑。你不懂得，自然，——你不能懂得，這就是爲你的原故我現在才來這兒。

博 你來這兒是爲——爲我的原故嗎？

亞 是的。我是這樣，博勒塔。今年春天我從令尊處得一封信用——信中有——一句話使我相信——哼——你掛念你從前的老師——比較平常想念朋友過一

點兒。

亞博 爹爹怎麼能夠說這宗事？

這雖不是他究竟的意思。可是在其間我常常有這個思想，這兒有個年青的女子等着我，並且渴望我再來。——不要，請你別插我的話，親愛的博勒塔！並且你瞧，——當一個人，像我自己樣，不能再久一刻兒保持少年的紅顏，這宗信仰——或是幻想——造成一個頂強的感觸。——一個活潑的——一個感謝的愛情爲你的原故生在我的心中。我覺得我定要來找你；再看你，告訴你我分享那個感情，我像你待承我的。

亞博 可是現在，當你知道不是這樣情形是弄錯了！

亞博 那沒甚麼分別，博勒塔。你的影像——深印我的心中——將要常常留個色彩，並且覺得我既然弄錯了，因此再加上一個景緻。或許你不懂得這個；可是的確如此。

博 我從來沒有夢見過這類事情是可能的。

亞 可是現在你知道他是——你說甚麼，博勒塔？你不能够決你的意做——
做我的妻子嗎？

博 哦，這個似乎完全不可能，亞先生。你，曾經做過我的老師！我想不到我自己對於你有無論甚麼別的關係。

亞 好好——倘若你覺得絕對的老實你不能——那麼，我們中間的關係還是不改變，我親愛的博勒塔。

博 你的意思怎麼樣？

亞 自然我仍舊遵守我的建議。我必定要留心你走出家庭去看世界上的事物。我必定要使你能夠學些你真正需要的，並且能夠妥穩和獨立的生活。你的前途渺渺的將來，我也要爲你預備，博勒塔。你對於我可以說你常常有個固定的，長久的朋友可以依賴。請你相信別夾疑！

博 哦，親愛的——亞先生——現在一切事都變成完全不可能了。
亞 這個也不可能？

博 是的，你老實知道不可能！在你向我說過之後——並且在我答覆你之後。
——哦，你必定要知道我不能領受你的這宗大恩惠！在這一世我不能領受你的無論甚麼東西；從此以後決不能領受！

亞 那麼，你願意在這兒家裏並且讓生活從你那兒滑過嗎？
博 哦，想起來覺得心酸！

亞 你將要拒絕觀察外面世界上繁華的希望嗎？拒絕參與你所說你渴望
的生活的機會嗎？你能懂得生活有無限的可能性——並且要不實行獨身
主義才能夠滿意嗎？請你仔細想一想，博勒塔。

博 是的，是的——你完全是對，亞先生。
亞 並且——當令尊不能同你在一塊的時候——你也許要找着你無依無靠

孤單一人在世界上。你也許一定要把你自己交給別人——他，你——也許——不能夠怎麼看得上，比較我多一點。

博 哦是的——我十分看得清楚，這個到不錯——一切你所說的。可是仍然——也許，無論如何——

亞 (快說) 呢！

博 (看着他，不決貌) 也許這個終歸完全不可能——

亞 甚麼，博勒塔？

博 我也許——可以承認——那個——你向我提談的那個。

亞 你是說你也許可以——你至少也許要允許我幫助你將來的幸福，看待我像一個忠實的朋友嗎？

博 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！不是決不是那樣！那個現在可絕對的不可能了。不是——亞——先生，我甯可等你領我去——

亞 | 博 | 勒 | 塔 | 你 | 願 | 意 |

博 | 是 | 的 | — | 我 | 想 | — | 我 | 願 | 意 |。

亞 | 你 | 願 | 意 | 做 | 我 | 的 | 妻 | 子 | 嗎 | ？

博 | 是 | 的 | ； | 倘 | 若 | 你 | 仍 | 然 | 以 | 爲 | 你 | — | 應 | 當 | 領 | 我 | 去 |。

亞 | 倘 | 若 | 我 | 以 | 爲 | — | (| 拉 | 她 | 的 | 手 |) | 哦 | 多 | 謝 | ， | 多 | 謝 | 博 | 勒 | 塔 | ！ | 你 | 方 | 才 | 所 | 說 | 的 | — | 你 | 最

初 | 的 | 遲 | 疑 | — | 並 | 不 | 使 | 我 | 驚 | 怪 |。 | 假 | 如 | 我 | 到 | 而 | 今 | 沒 | 有 | 完 | 全 | 得 | 你 | 的 | 心 | ， | 我 | 將 | 來

會 | 知 | 道 | 怎 | 麼 | 樣 | 能 | 夠 | 得 | 着 |。 | 哦 | ， | 博 | 勒 | 塔 | ， | 我 | 必 | 定 | 要 | 怎 | 麼 | 樣 | 的 | 寶 | 貴 | 你 | 唷 | ！

博 | 我 | 一 | 定 | 要 | 去 | 看 | 看 | 世 | 界 | ； | 加 | 入 | 他 | 的 | 生 | 活 | ； | 你 | 已 | 經 | 允 | 許 | 我 | 過 | 那 | 個 | 啦 |。

亞 | 我 | 決 | 不 | 食 | 言 |。

博 | 我 | 還 | 要 | 學 | 我 | 望 | 做 | 的 | 事 | 哩 |。

亞 | 我 | 將 | 來 | 一 | 定 | 是 | 你 | 的 | 老 | 師 | ， | 和 | 往 | 日 | 一 | 樣 | ， | 博 | 勒 | 塔 |。 | 想 | 起 | 最 | 後 | 的 | 那 | 一 | 年 | 你

當 | 我 | 的 | 學 | 生 | —

博 | (自己思索, 形容安靜。) 想起——知道一個人自己自由——走進那渺茫不

測的世界去! 並且不注意將來如何, 永遠不擔憂那可悲痛的金錢——

亞 | 不, 你決不要在這些事情上廢思索。 並且, 我親愛的博勒塔, 照那樣做

也是樁好事,——莫非現在不是嗎?

博 | 是的, 那自然是。 我知道是如此。

亞 | (用手抱圍她的腰。) 哦, 你將要見着我們把我們的生活整理得何等安

樂何等舒服! 並且我們中間將來何等平和, 而且何等親密, 博勒塔!

博 | 是的, 我起初——我當真想——我們應該在一塊過活。(朝右邊看出去,

並且快快褪脫她自己。) 哦! 請別說這件事。

亞 | 甚麼事, 親愛的?

博 | 哦, 那個可憐的——(指)——在那兒。

亞 | 是令尊嗎?——

博 | 不是，是那個年青的雕刻師。他在那兒同希妹妹散步。

亞 | 哦，林格斯蘭。爲甚麼你要焦心他？

博 | 哦，你曉得他是何等柔弱和善病。

亞 | 是的，倘若這個不完全是他的幻想。

博 | 不是幻想，他當真有病；他活不久了。可是也許那個於他最好。

亞 | 怎麼於他最好，我親愛的？

博 | 因爲，——因爲我全然想不到他憑着他的藝術製出許多東西。——讓我

們在他們未來之前快走吧。

亞 | 千急要走，我親愛的博勒塔。

(希 | 林出現在池子側邊。)

希 | 嘻嘻！你們不肯屈駕等我們嗎？

亞 | 博勒塔和我可以在前去。

(他和博朝左邊走出去。)

林 (悶着笑) 這兒此刻真正好玩極嘍；每個人都是成雙成對的走；常常是兩個見的合做一塊。

希 (朝他們背後看去) 我差不多敢賭咒他愛上她了。

林 當真嗎？你看出甚麼東西來使你這樣想，看出來沒有？

希 哦是的。那容易看見——倘若你把你的眼睛朝四面看。

林 可是博小姐不嫁他。我敢決定。

希 不嫁他。她以為他非常之老；並且她害怕他的頭也要快禿了。

林 呀，我以為不僅因為這個原故。她無論如何一定不嫁他。

希 你怎麼能殼知道是那樣子？

林 哈，因為有了別人她已經承認放在她的心裏。

希 只是放在她的心裏嗎？

林 | 是的，當那人走開的時候。

希 | 哦，那麼，我想她放在她心裏的人一定是你。

林 | 也許如此。

希 | 她曾經允許你那個嗎？

林 | 是的，只想到——她曾經允許我那個！可是請你，請你別對她說你知道這回事啦。

希 | 哦，別害怕：我這人不多說話簡直像一顆墳樣。

林 | 我以為這是她頂仁慈頂和氣的地方。

希 | 那麼，當你再來家的時候——豈不要定婚嗎？你要準備娶她嗎，是不是？

林 | 不是，我不能想到那個可以成爲事實。你瞧，這幾年中我對於結婚這

樁事，還在不成問題；並且後來，當我找着生活的時候，她的年紀似乎又大一點，我想。

希 | 那麼，你還要她繼續想念你嗎？

林 | 是的；因為這個很可以幫助我；我是個藝術家，你知道的。並且她，雖然沒有特別的職業維持她自己的生活，可是能很容易幫助我。——這就是她的好處，無論如何。

希 | 那麼，你以為你能快些兒完成你的羣集圖嗎，倘若你知道博姐姐在這兒家裏繼續想念你？

林 | 是的，我想如此。你瞧，在世界上無論甚麼地方，一個年青的，漂亮的，沈靜的婦人常常祕密的想念一個人——我想一定如此——如此。——咳，我不知道這宗情形呼叫甚麼。

希 | 你的意思——是刺激嗎？

林 | 刺激？是的。我以為這就是刺激了；或者是那類的東西。（看她一下。）

你這個漂亮，希小姐；你老實非常漂亮，你知道的。當我再來家的時候，

你的年紀差不多恰像現在令姊的一樣大。也許你的相貌也如同現在她的一樣；也許你的心腸也長得來同她一樣。你和她將來非常相像，那麼，說起來就儼然如——同是一個身子了。

希 | 那麼，倘是這樣，你歡喜不歡喜呢？

林 | 我完全不知道。是的，我大致想來歡喜。可是現在——今年夏天——我願意你只是單獨像你自己——恰恰像你自己。

希 | 我是這樣，你頂喜歡嗎？

林 | 是的，照你這樣子，我非常喜歡。

希 | 哼，——告訴我，——照藝術說話——你以為我常常穿輕巧的春季衣服對嗎？
不 | 對？

林 | 是的，我以為你十分對。

希 | 那麼，你以為漂亮的顏色合我的式嗎？

林 是的，標緻極嘍，我很喜歡。

希 可是告訴我——照藝術家說話——我穿上黑衣服你以為我的樣子怎麼樣？

林 穿黑衣，希小姐？

希 是的，完全穿黑衣。你以為我的樣子好看嗎？

林 黑色在夏季很不常見。可是為那種情形我敢說你穿黑衣服非常好
看。是的，你現在正是這個裝扮。

希 (朝前看) 穿黑衣服一直到領口——黑色鑲邊——黑色手套並且一個又
長又黑的頭巾在後面。

林 倘若你照這樣穿著，希小姐，我將要永遠做個畫師——因此我可以畫一
個年輕的，可愛的，斷腸的寡婦。

希 也許是個年青的閨女服她未婚夫的喪。

林 是的，你穿像那個樣子仍然很合式。可是你能穀願意你自己像那樣穿着嗎，能不能？

希 我不知道；我想這個刺激人。

林 刺激？

希 想起來刺激，是的。（忽然朝左邊指。）哦，瞧那兒！

林 （朝她指的方向看去。）那一大支英國輪船！正靠碼頭了！

（范格爾和艾梨姐在池子邊出現。）

范 不是，我老實對你說，我親愛的艾梨姐，你弄錯了！（看見別人。）甚麼事，你們兩個在這兒嗎？看見他沒有，林先生？

林 你是講那一大支英國輪船嗎？

范 是的。

林 （指。）他已經靠在那兒了，大夫。

艾 | 呀！我知道如此。

范 | 他開起來了！

林 | 你可以說他在夜間來得像一個竊賊樣，——靜悄悄的一點兒聲息也沒

有——

范 | 請你引希爾妲往碼頭上去。趕快去！我知道她喜歡聽音樂。

林 | 是的，我們正要去了，大夫。

范 | 我們或許隨後就來，我們待一會就來。

希 | (向林耳語) 又來一對，你瞧。

(她和林經過花園朝左邊走出去。海灣上音樂齊奏，遠遠聽見管類樂

器的聲音)

艾 | 他來了！他到這兒了！是的，是的——我覺得

范 | 你最好回去，艾梨妲。讓我一個人會他。

艾 | 哦 | 這可不可能！不可能，我說（哭）。呀 | 你見他嗎，范格爾 |

（陌生人從左邊進來，並且停止在路上，花園籬笆之外。）

陌生人（鞠躬） 晚上好呀。我又來了，你瞧，艾梨姐。

艾 | 是的是的，是的一鐘點到了！

陌生人 你預備同我去嗎？或者你沒有預備？

范 | 你自己能彀看得出來她沒有預備。

陌生人 我的意思，不是說旅行衣服，箱子和那一類的東西。我在船上所

有的東西，可以供給她航海的需要；並且我已經替她訂好船艙。（向艾。）

我問你，那麼，你還是預備同我去嗎 | 由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同我去？

艾 | （懇求貌） 哦，別問我！別這樣誘惑我！

（遠遠聽見船上搖鈴。）

陌生人 現在搖預告鈴了。現在你必得要說去或者不去的話。

艾 | (捏她的手) 必得要決定永久決定做永遠做不到的事。

陌生人 永遠做不到。再過半點鐘時候太遲了。

艾 | (看著他，膽小而且注意的樣子) 甚麼東西使得你這樣固執把持我不肯放？

陌生人 你不覺得嗎，如像我所做的，我們兩人是互相所屬呢？

艾 | 你是說因為那個定約嗎？

陌生人 定約束縛不倒人：無論是男是女都束縛不住。我固執的不肯放你，因為我不能去做別樣的原故。

艾 | (低聲而且發抖) 爲甚麼你不早些時候來呢？

范 | 艾梨姐！

艾 | (大激動感情的樣子) 哦——甚麼引誘和煽惑似乎拉我到渺冥不測的地方去！海上所有的勢力都集中在這一件事上。

(陌生人爬翻花園籬笆。)

艾 | (瑟縮在范格爾背後) 甚麼一回事? 你要甚麼?

陌生人 | 我看出來了——我由你的言語中聽出來——艾梨姐——你想選擇的畢竟是我。

范 | (向他前進) 我的妻子對於這樁事體沒有選擇。我在這兒替她選擇，並且——保護她。是的，保護她! 倘若你不從這兒走開——出這個地方——並且決不回來——你知道你做的事已經敗露嗎?

艾 | 不要，不要，范格爾! 不要那樣!

陌生人 | 你想拿我怎樣做?

范 | 我要捉拿你——當個匪徒! 立刻捉拿你! 不等你上船就捉拿你! 我完全知道霞威克海港外的凶案。

艾 | 哦范格爾，——你怎樣能——

陌生人 我對於那個行動已經有了預備，所以——從他的胸膛荷包裏取

手槍來。——我自己預備得有這個。

艾 | (快跑到范格爾面前。) 不要，不要——不要殺他！寧可殺我！

陌生人 不殺你也不殺他；別驚慌。這個是爲我自己；有人要捉我，我便拼

一個死活！

艾 | (增加激昂的樣子。) 范格爾！讓我告訴你這個——當着他的面告訴你！我

知道你能坑我在這兒！你有這宗能力，並且決然無疑你將要行使他！可是我的心——我所有的思想——我所有的不能抵抗的渴望和盼切——這些你不能束縛！他們羨慕而且強求——到不可測度的地方去——我生來就是這樣——你偏偏要防礙我，反對我！

范 | (靜寂憂愁貌。) 我看清楚了，艾梨姐！你一步一步的正從我這兒滑起過開了。你的無限制，無窮盡的慾望——做不到的慾望——畢竟要驅逐你的

心完全到黑暗地方去。

艾 | 哦，是的，是的，——我覺得這個——就像又黑又無聲的翅膀在我的頭上盤桓。

范 | 我希望這回事平安下去，不要發生風波。到而今沒有別的方法救濟

你了；無論如何，我找不出來。所以——所以我——就當場取消我們的契約。

——現在你能選擇你自己的路——本着完全——完全自由。

艾 | (看他一下，似乎無言。) 你所說的是——當真——當真的嗎？你是從你的心

坎上——發——發出來的嗎，是不是？

范 | 是的，——從我苦痛的心裏頂深的部分發出來的。

艾 | 你辦得到嗎？你能發實行你的意見嗎？

范 | 是的，我能。我能——因為我非常愛你

艾 | (低聲而且發抖。) 我來挨近你——親熱你！

范 | 我們好幾年的夫妻，你已經是這樣了。

艾 | (兩手相搥) 我——我已經受這婚姻束縛了!

范 | 你的思想跑到別的方向去了。可是現在——現在我從這兒和我的束

縛放你完全自由。現在你自由的真正生活能穀再回到他的——他的正
路上去了。因為現在你能穀自己選擇並且你還要自己負責任，艾梨姐。

艾 | (兩手抱頭並且定固固的看范格爾) 自由選擇——還要我自己負責任。
這。樣。——這。樣。一。來，甚。麼。事。都。改。變。了!

(輪船上再搖鈴)

陌生人 你聽見嗎，艾梨姐？這是最後的一次搖鈴了。走吧!

艾 | (轉身向他，固定看他，並且用果斷的聲音向他說) 從此以後，我決不能
同你去了。

陌生人 你不去嗎?

艾 | (抱着范格爾) 哦——從今以後我決不離開你了!

范 艾梨姐——艾梨姐！

陌生人 一切事都完了嗎？

艾 是的！永遠完了！

陌生人 我明白了。這兒有件東西比我的意志更強。

艾 你的意志對於我不再有羽毛樣的重了。在我以為你是個死人，已經從海裏走到家來——並且現在可當真再轉來了。可是我不再怕你了：你不能再誘惑我了。

陌生人 請了，范太太（他爬翻籬笆）。從此以後你只是——我生活當中過去的一支破船罷了。

（他朝左邊走出去。）

范 （看她一下）艾梨姐——你的心就像海樣：有退潮也有漲潮。甚麼東西使你改變得這樣快？

艾 | 哦，你不知道那個改變的來歷嗎，——他一定要來——當我能自由選擇的
時候？

范 | 並且那個渺冥不測，——他也不再誘惑你嗎？

艾 | 他不能誘惑也不能恐嚇我了。我能看見他——也能說明他——倘若我
願意做。我得自由選擇他；所以我就能毅然拒絕他了。

范 | 我漸漸的明白你了。你的思想平空虛構——也有邊際可尋。你對於
海的渴望和盼切——那個誘惑，就是他——那個陌生人——附着於你的——必
定是你心中喚醒自由，生長自由必須的表現——沒有別的東西。

艾 | 哦，對於那個我不知要怎麼說。可是你是我的好醫生。你找出來，——
並且放膽子用，——那個對症的藥——只有你能醫救我。

范 | 是的，凡是病症到最後危險的時候，我們醫生都敢放膽子用藥。——可是
現在你再來同我一塊了，你來不來呀，艾梨姐？